現代婦女

第八卷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二月十日出版



現代婦女社發行

短評

我們再三要求撤退美軍

要求美軍退出中國，差不多是全中國人一致的呼聲了；然而呼聲儘管高，而美軍的並不撤退是依然如故。在日僑已經遣送完了的中國，我們找不出美軍還有駐在中國的必要的理由；如果有的話，那就是專門釀禍。根據一月二日報載，自去年八月至今，美軍大小釀禍事件，已將近八百起之多，即平均每日約有兩件。最可怕的是「甚多被害之家屬，前往要求賠償均藉故推諉：……」從這些方面看來，所以我們再三要求撤退美軍。

馬歇爾學會了中國話

我們說馬歇爾學會了中國話，並不是說他現在就會以方塊字代表的「你我他」等語言聲音來和我們會話的意思。而是說他會以一種中國人說話的精神姿態來歸話了，雖然他仍然用的是蛇行文字。舉一個例來說，他在檀香山發表談話，說說是中國的學生運動是有人主使的。而且問他主使者何人，他卻又躲閃的不說出來。我記得對五四的學生運動，曹琨之流是這樣說的；對三一八的學生運動，段祺瑞之流也是這樣說的。想不到在中國住不上一年半的馬歇爾，居然就學會了這

現代婦女月刊

第八卷五期目錄

中華民國卅六年二月十日出版

主編　曹孟君　發行　現代婦女社　社址：上海虬江路（寶山路口）瑞和坊十七號
本期定價：壹千元　總經售：上海利羣聯合書報發行所：上海河南路三一八號

本刊徵文

本刊園地公開，經常採用外稿；凡有關反映國內外婦女問題的論著或反映婦女生活的各類文章與報導材料，本刊都歡迎投稿。

一・來稿請用稿紙，寫清楚。二・來稿如不能採用需退還者，請附退件郵票。三・來稿在刊用一星期內即寄發稿酬，每千字六千至一萬元。費報材料一經採用，奉贈本刊一冊。

一套說法，是足見美國人之聰明絕頂了。

拉壯丁何時才能夠停止

抗戰完結一年半以後，各地拉壯丁的事實，反而較之抗戰期尤爲悲慘了；我們在報上讀到一則廣東的通訊：知道汕頭一地，在一週之內，爲了躲避壯丁而逃往香港的竟有三四千人之多。而他們爲了逃亡，沒有旅費，竟把妻兒賣了來充旅費；這確可以說是家破人亡了。像這樣支持下去，這「有田無人耕」的現象，必定在農村中普遍的發現，接踵而來的當然是糧價上漲，物價高升，不能逃走的老弱婦孺，一齊餓死完事。所以，我們說，如果一日不停止拉丁，中國便一日不像一個國家；雖有新的憲法，還是等於無用。

法國人的特別邏輯

明明是中國的西沙羣島，法國人却說是他們的。他們的理由是，在一九三八年他們已在波西島和巴特爾島建了營房碼頭和氣象台，「可見主權屬於法國」。倘若以此推論，我們很可以在科西嘉島上去插一枝中國國旗，就說該島主權屬於中國了。這種特別形式的邏輯，若果再推論得廣泛一點的話，法國人曾建營房於我們島上以後的不過兩年，德國人就在法國三分之二的土地上建立了大規模的營房。如果今日德國人出來指着那法國的三分之二的土地說，「可見屬於德國」，不知法國人又作何感想？　颯

誰殺死了何芳玲

去年十一月廿七日，鄂省二女師學生何芳玲因證件不合，被教育當局勒令開除而自殺了。這

假如我是沈崇


司馬[illegible]東

沈崇是什麼人？看報的讀者個個都知道，對不看報的讀者，也許還要介紹一下：沈崇是在北平被美國兵強姦的女同胞。

關於沈崇被姦一案，發表的意見着實不少，也有極少數的文章裏提到了沈崇個人，我們想來研究一下沈崇這個女性可能有的特點以及我們從這一事件應該獲得的認識。

研究從這樣的問題開頭：假如我是沈崇，會怎樣？應該怎樣？

假如我是沈崇，在洋鬼子身上吃了這樣虧，第一個念頭就是不想活了，一個閨女，怎麼受得了這樣的恥辱？寃上加寃的是當晚警察局裏的那一回荒無理性的訊問。我爲什麼這樣的不幸啊？我爲什麼這樣的倒運啊？女人所貴者是名節，現在害得醜名四播，若苟存活，社會的同情那裏抵得過周遭的冷嘲熱諷？再想到今生的戀愛婚姻，就使自己覺得羞不自禁，又怎麼會有人夠意思？前途既無幸福，活着有什麼意思，還不如死掉一了百了。

假使我這樣想而且照所想的作了，那中國便不會有沈崇，也不會有因沈案而掀起的轟轟烈烈的國民運動。像我這樣想而又這樣作的女性雖然也是極端值得惋惜同情的，給中國給我們的影響可就大大不同。也許根本上人不知鬼不覺，犯了罪的美國兵和中國警察當局原來還有點良心的，看看一無動靜，進一步更肯定了他們的行動和判斷，中國女人強姦了，還不就這麼一回事？強姦的斷然是個壞女人。也許事情略微有所洩漏，倒給一些無聊報章雜誌添了一點遊戲新聞的資料，加油加醬，不知說成個什麼樣子。

沈崇所以爲沈崇，至少是因爲她沒有同我那樣的想和作。中國的所以有沈崇，就因爲有沈崇那樣的女性。是有像我那樣想和作的女性對中國對世界好呢，還是有像沈崇那樣女性的好呢？

假如我是沈崇，渡過了這樣重大的不幸事件後，又可能那樣想法：虧是吃過了，心裏是恨透了，但這個世道還有什麼講頭？碰上自己的同胞，打下了牙齒都只好往肚裏吞，何況碰到了花旗爺叔？決不會有結果的事嚷出來有什麼意思？再想到自己的家世，父親在政府裏的處境，拆穿了體面何在？家裏碰到了這樣棘手的題目，將怎樣處理？還不如隱忍下來，只怨自己命苦。也許從此一個人悒悒寡歡，心頭打結，實在想不開來，久而久之，甚至變成神經病。

假如我是這樣想而且照所想的作了，那中國也不會有沈崇，更不會有因沈案而掀起的轟轟烈烈的國民運動。

沈崇沒有這樣作，說明她沒有這樣想，她是一種截然不同的女性典型。

假定這樣想和這樣做的我和那樣想和那樣做的沈崇有那一些顯著的區別呢？

雖說是兩個月前的事，但當寒假結束，學期開始時，我們不能不重提這件慘案，以提醒教育界人士的注意。

據說何芳玲品學兼優，很近於天才，只因一紙證件不合，終於被逼走上自殺的路。在這兵荒馬亂連年戰爭，人民長期地過着流亡生活的今日，青年學子缺少證件或不得已偽造證件入學是極普通的現象。所以何女士的死，正說明了在今天青年學生被摒出了學校門外或被逼走上死路，除了經濟的大原因外，還有「規章條文」的阻礙。何女士的父親給鄂教育局長王文俊的信上也說：「她是誰殺死的？是一條規章條文殺死的。」在標榜着「教育高於一切」的今日中國，一紙證件竟比真實的學業成績更重要，政府的規章法律竟是扼殺青年學子最有力的武器。我們怎能不為何女士的慘死呼籲？怎能不為許多缺乏證件而失學的青年惋惜？更怎能不向這不合理的教育制度抗爭！

在政治未上軌道一切都是包辦與腐朽的官僚主義作風下，大抵他們並不希冀青年有所造就，相反的，因種種不合理的規章法律來排斥有志向學的青年。教育制度是社會制度的具體表現，今日中國依然停留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階段，所以教育的性質也仍是有階級性的吃人的教育，教育上築起了極高的圍牆，使大多數的青年可望而不可及。

因此，我們要求政府徹底改革不合理的教育制度，取消過分證件入學的定章，以免灌輸「偽造」與「情面」等壞思想給青年學子；我們從事教育工作的人，必須親自來動手，拆毀這道高牆，使有志向學的青年都有進學府大門的權利。

（晉）

第一是對被強姦的看法不同。假想中的我對被姦是引以為奇恥大辱，沈崇的看法一定不是如此。被姦的身體痛苦和精神上的難受，這是在任何女性都一樣的。但這是不是對我品節有什麼損害呢？沈崇一定不以為然。證實為沒有人格，品行頹落的是美國兵而決非沈崇。譬如那一晚上碰上了一條瘋狗，冷不防在腿上咬了一口，請問：我們會內疚神明，搶天呼地，說是自己名節有沾污？決不會的，也決不應該的。應該引為奇恥大辱的是馬歇爾，司徒雷登，馬丁，范登堡這一類高貴的美國紳士，拼命在推行一個絕對違反羅斯福遺教的帝國主義路線，以致美國的兵士在海外闖出那麼大的笑話，把一切好聽說話的泡泡都戳穿了。也應該引為奇恥大辱的是我們那一批吃裏爬外，自己姊妹給別人姦淫了，還要代人家洗刷的「公僕」。至於沈女士，是國家民族受難的替身，美國帝國主義政策造成中國混亂不幸的最強有力的人證。她個人身體上精神上是受到絕大剝蝕了，名節品德依然是完整無缺的。如其她自覺慚愧，那是傳統的封建思想在作祟，封建社會裏的殘酷的教條才要求女子把她的貞操看成她的生命，不論什麼情由，只要女子貞操發生問題，封建力量便要她死。假想中的我就是受着封建思想支配的。我一死，美軍暴行便沒有了人證，或者我退一步忍辱含垢，不肯張揚，這也是替橫施暴行的美軍作掩飾功夫。從這裏，我們可以看出中國的封建思想是和帝國主義並肩作戰的，封建思想和封建力量顯然是為帝國主義忠誠服務的。（譬如北平官方頭上說沈女士是個妓女，這隱隱然等於說，要是妓女，給美軍強姦便算不得什麼一回事。請看：這是多麼橫蠻無恥的封建思想啊！這樣猙獰畢露的目的是極顯明的，就是給洋大人卸責任）。沈崇就是這樣一個女性：對美國帝國主義暴行控訴，同時還有一個不一定人人看得出的戰鬥，反抗封建思想和封建勢力。不管沈崇自己是不是意識到，她是實踐了反帝反封建兩項任務的。對封建力量低頭的女性，在帝國主義前面也只有屈膝。

第二是對於被姦和自己今後戀愛婚姻的看法不同。假想中的我認為給洋鬼子強姦了的女子一定是再也不會有人要的了，自己也不好再同別的男子談戀愛婚姻。沈崇一定不是這樣想。根據上一段分析，美軍的暴行不但沒有損及沈崇的人格一絲一毫，相反的，倒映襯出沈崇的偉大。對於這樣女性，為什麼不願同她談戀愛婚姻呢？唯一的說不出口的理由也許是北平官方嘴裏的「處女膜」問題。一個男子，對於女性的評價，居然以處女膜為標準，那是個沒有腦袋的傢伙。這樣傢伙不夠資格說願不願意和沈女士談戀愛婚姻，倒是沈崇犯不着也必然不會和這樣糊塗傢伙發生什麼感情。今天的青年，腦袋這樣糊塗的畢竟只是少數。頭腦清楚的人對沈女士一定是非常欽佩敬重的。

第三是對於這樣不幸遭遇的看法不同。假想中的我一味地怨天尤人，為什麼這樣倒霉的事情，人人不碰到，只有我才撞着鬼呢？「我為什麼這樣的不幸啊？為什麼這樣的倒霉啊？」一定會發生這樣的疑問，自怨自艾，無以自解。沈崇呢，可不這樣想。這不是一個那個倒霉就會撞鬼，

那個交還就會消災的問題。問題不是如此，所以也不是個人逃避所能了事。美軍的來中國，始於我們對日作戰的時期。那時期，何以沒有聽到過發生類似的事情呢？理由很簡單，那個時候的美軍是和我們一起同兇惡的日本鬼子作戰，這是符合於中國人民的需要，也是符合美國廣大人民意志的。在這樣作戰意義神聖的政治影響下，美國士兵看中國人是和自己兄弟姊妹一樣的。中國人呢，對任何一個美國兵，總是翹起大姆指，從心坎裏透着高興誇奬着說：「頂好」！這樣兄弟姊妹看待的關係裏，怎麼會發生強姦婦女的事情呢？現在可全然不同了。美軍的繼續駐華，一無正當理由，只有解釋為帝國主義的野心。在這樣政治影響下，美國兵的看對中國人，全無兄弟姊妹之愛，對付殖民地奴才的那一套心思又湧現出來了。既然把中國人看成豬狗，看成奴才，拉來姦淫，又算得什麼一回事！所以，強姦的美軍固然罪無可逭，而執行帝國主義政策的美國政府的責任格外不容輕卸。這既不是如有些不要臉的中國「公僕」所說的「法律問題」，而且也不是美軍的個人行為問題，這是一個美國帝國主義政策的問題。要是美國的對華政策不改變，亦即是美國的帝國主義不打倒，強姦中國婦女一類怪事一定會層出不窮，美軍一日不去，美國兵越來越多，那中國女子，人人都有被姦的可能。假想中的我看不到這一點，以為這僅僅是個人的不幸際遇，沈崇可不然，她把個人的不幸和整個民族的受難聯繫起來，她曉得要根絕她這樣不幸的遭遇，只有勇敢地抗議美軍的暴行以至整個美國的帝國主義政策，於是，沈崇不但不羞澀地退卻，而且無畏地站了出來。

第四是公私處理的看法不同。假想中的我，顧慮到家庭，顧慮到父親的處境，儘管也見到沈崇所見到的地方，但是因私廢公，竟隱忍了下來，在自己還算是犧牲一身，顧全一家。沈崇可不作如此想。照我們猜想，沈崇既然生長在這樣的「名門」，父親又是現政府的高級官吏，家庭裏的親友間的包圍一定是很厲害的。觸穿了家庭裏不好看啊，闖兒了父親的處境為難啊，這一類的軟刀子一定是不少的。我們一點也不應低估了這種軟刀子的力量。學者名流如張君勱一類的人物，竟然自打嘴巴，甘願不守政治節操，家屬的勸誘之力，已經成為公開的秘密。為學者名流所抵不住的軟刀子，在沈崇面前失效了。這個女性真正認得清什麼是禮義廉恥，真正為民族張正氣明是非，家庭裏有什麼不得不便總是屬於私人的，她不願因私廢公，她把個人利益乃至家庭利益歸在真正的國家利益之下，比了滿朝袞袞諸公，為了一人一家的安富尊榮，聽任自己的姊妹被人家姦淫了，還在那裏大放厥詞，為洋人張目的，品德的高下，實在不知隔了幾千萬里！

最後的不同是對於正義與非正義力量的看法不同。假想中的我，認為暴力高於一切，方當花旗爺叔氣燄不可一世，我們的橫暴無比的官吏們對之倘且畏避三舍，卑躬屈膝，吾儕小民，有什麼方法可以戰勝他們。還不如自認霉氣，省得麻煩吧，沈崇可不這樣想。對付暴力，戰勝暴力的正是人民正義的力量。沈崇的案子一揭穿，美國帝國主義政策和中國政府的媚外偏向就給廣大人民看得雪亮。於是不分地區，不分階層，中國人民都怒吼起來了，從抗議沈崇被姦一直到要求美國變更對華政策，馬上成為羣衆的認識和要求。要不是廣大人民有這樣普遍而深刻的認識和行動，美國人和作他指揮的中國官吏們一定會用各色各樣的方法把這個羣衆運動破壞了。然而現在不能，這就證明了人民的力量。也正因為中國人民表示了他們的智慧和力量，馬歇爾才覺得他的任務已經絕望，只有捲鋪蓋回家。儘管他臨走還說了一些污衊中國人民的話，但中國人民要的什麼，不要什麼，這位五星上將新國務卿肚裏一定有點數目。他的指示美軍或將從中國撤退，正是正義力量的戰果。人民只要認清了正義的目標努力，是沒有不會戰勝的。沈崇的不為威武所屈，正是表明了沈崇有這樣的認識。

這樣一比較，就可以看出假想中的我和沈崇是兩類多麼不同的女性。一個是對封建力量屈膝的，一個是反封建的；一個是只會把事情看成純私人的，一個是曉得個人的事情背後的大問題；一個是表面上願意自我犧牲，實際正是脫不了家庭小圈子，一個到是真正作到了為國家張正氣，為民族明是非，公而忘私；一個是懼怕非正義的暴力，一個是懷着大無畏精神和大家在一起戰斗。前一種充分表現出中國舊式女性的弱點，後一種才是新中國的好女兒？

我們聽到了沈崇事件以後，不僅是義憤填膺，參加了一些抗議美軍暴行的工作，而且要借這件事情，深深地教育自己。新中國正需要千千萬萬像沈崇這樣的女性。我們對於沈崇，不應說光是安慰，而是應該向她學習，不管現實的沈崇同你們上面所分析的也許不盡符合，但是「沈崇型」的女性，應該提出讚揚，作為我們大家的模範。

沈案並未「告一段落」

伊娜

控訴無門

沈崇女士被辱案，已於一月十七日在北平由美海軍組織的法庭審判。這法庭組織不僅中國的法官，律師無權參加，就是受害人沈女士也只能以證人的身份出庭。在中國的領土上美國兵强姦了中國女學生，中國法庭無權審問，在審判的本身已屬可恥，連受害人還無權控訴，這叫每個有人心，知羞恥的中國人如何忍受！如何爲沈女士悲憤！如何爲中國婦女恐懼！一個獨立國家的大學女生，任外國獸軍恣意姦辱汚損了，還無權也無地方去控訴，這是什麼世界，公理在那裏喲！中國獨立解放成功在那裏！

沈女士還是政府高級官員交通部次長的女兒！（一月十八日新民報北平航訊）都得不到政府保障，遭此姦侮！擊案發生之後，政府復置若罔聞，獸無半句抗議之詞，這無異獸許甚且縱聽他們留駐的貴賓的暴行。（政府代表在國際會議席上一再聲明挽留美軍駐華）請問政府當局，你們連自己的眷屬遭美兵姦汚，連哼都不敢哼一聲，，你們怎樣保障人民？

當沈女士被辱時，中國巡警趕到看着這等汚辱國家，蹂躙人權的暴行，不惟不奮然抗暴，援救受害人，反以最傲慢的言詞辱罵恫嚇，甚且給受害人以耳光，（一月十八日新民報）這是否爲暴行者張目，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

當審判之際，北平市長何思源旣不能盡保護市民安全之責於前，又不敢制暴於後，如果是一個有自尊心，盡職守的官吏，在職責上在道義上來說，應如何自咎，自慚，更應如何替沈女士替國家雪恥，可是不然，這位一市之長，當其出席觀察審判，旣漠不關心，復靦顏向美軍借閱洋雜誌以自遣！（一月十八日大公報）我們眞遺憾，這些竟是政府自上而下對沈案的態度！

從以上種種事實看來，政府旣不負責保衛人民安全，又不負責爲人民洗辱雪恥，更無能力制暴懲兇。不幸的沈女士遭遇到這等比殺死還悲慘的暴力强姦，眞是走頭無路，控訴無門，這豈是沈女士個人的悲痛憤恨，而是全中國婦女的莫大羞恥，姊妹們應急起聲援，誓爲沈女士報仇！

美國兵，我問你？

紫墟

美國兵！
我問你：
你是幹什麼的？
爲什麼
　你老待在我們這裏？
★　★　★
你爲什麼來的？
爲什麼
　別人都已經回去？
你沒有家嗎？
你沒有
　親愛的妻子？
★　★　★
你不想念久別的親人？
也不管
　你的親人在怎樣想你？
你却愛戀我們這片國土？
你愛牠
還勝過你自己？
★　★　★
你愛我們
　被戰爭破壞的河山？

你愛我們戰後
　又是遍地的災難？
你是覺得稀奇？
你還是憐憫？惋惜？……
★　★　★
你留下來，
　是做什麼？
要幫我們甚麼樣的忙麼？
你是怎樣幫忙我們的？
那，已經對我們
　有什麼好處？
★　★　★
你不聽見我們到處又是炮聲？
你不聽見我們人民又在喊救？
不看見
　我們四面又起火了？
你不看
　炮火又逼得我們人民走頭無路？
★　★　★
你瞧，
那不是我們的母親在啼哭？

何謂勝訴

再就可恥的審判而論，何一不是爲姦犯皮爾遜開脫。比如美軍證人說皮爾遜醉酒，把另一對兒隱藏起來。雖然美審判長休士中校宣佈皮爾遜犯強姦已遂罪，至處何刑，尚俟呈轉華盛頓海軍部長核定，究竟是否處以應得之罪（駐日美軍强姦日本婦女已判處極刑）還不知道。可怪者是當時沈女士監護人之一的胡適博士等聞判稱慶，與其他「旁聽人左明徹等互相握手，對本案勝訴表示欣慰！」（二十五日大公報二十二日中央社電）請問胡博士等，沈女士出席美軍法庭是被認爲證人身份，她的控訴權全被剝奪，究竟訴者爲何？所謂勝訴又爲何？這種故意誇張，不僅抑壓受害，實爲居心欺騙中國憤怒的人民，緩和反帝國主義的愛國運動。這可恥的審判，無非唱唱雙簧，掩耳盜鈴，企圖平抑中國人民的憤怒而已，可是，經過八年抗戰教育出來的中國人民，已認識得很清楚的，何須胡博士等爲之對膝做勢，只是徒勞的。

沈女士不幸遇此污辱，已不是她個人，或她的家庭的奇恥，實辱及國家民族，所以應該向聯合國控訴，首先要控訴美軍違反聯合國憲章留駐中國，要廢除類似治外法權的在華美軍刑事條例，沈案應由中國法院公開審判，判强姦者應得之極刑。只有這樣才能謂之勝訴。

反暴與反帝

沈女士被辱而激起全國學生，教授以及社會各界人士反暴運動，這是水到渠成的自然發展。

第一，中國人民了解中國的社會道德觀念，女子的貞操問題，極爲重視，今日中國女子珍視自己的貞操比自己的生命還重要。假使某家的妻女姊妹被人姦污，那她的一家子人，父兄叔伯會捉住姦犯打個半死，然後送進官廳法院去請求定罪。沈女士是中國的女兒，凡我國人都是她的兄弟叔伯諸姑姊妹，所以這可恥的消息傳至各地，反暴運動便沛然而起，「是可忍，孰不可忍」。這一運動是正義的，愛國的。有人咬住這是某黨的煽動，以爲可以淆亂聽聞，眞不知何以自處。

第二，中國民族解放運動，遠近已逾幾十年，——特別是在抗戰八年血的教育中，已把中國人民的民族意識鍛鍊成鋼鐵一般堅強——，每遇外侮，很自然的就發生忿不可遏的反抗。當反法西斯戰役中，與盟國并肩作

你聽，
那不是我們的姊妹在啼哭？
你看，
有多少我們的孩子在找爸爸？

★　★　★

你知道
這一切是爲什麼啊？
你有沒有仔細想過？
難道你還不清楚我們內戰嗎？
你眼看還不明白
我們的內戰打得如麻？
嘿！
你爲什麼
居然站到我們內戰的圈子裏？
你還帶着槍到處橫行？
你這樣姦、淫、搶、殺？
你——
眞是我們的敵人？

★　★　★

你不是爲我們的和平？
你不是爲我們的人民？
但你又怎麼不聽
我們人民的聲音？
那不是說；
『請你回去』！

★　★　★

你怎麼還不走開；
你定要留
我們內戰的主子？
你還要戰爭！戰爭……
你，
你還沒有醒轉你可怕的噩夢？

★　★　★

你甘願丟掉你這條
美國人的身軀？
你要爲中國人殺中國人而死？
你不想一想是爲什麼？
讓你的親人
將來收你這遙遠的枯骨？

★　★　★

你，
眞是這樣糊塗？
你瘋狂？
你這樣殘忍？
你要在這裏撕毀我們的國土？
又打算永遠不回你自己溫暖的家？

★　★　★

啊
美國兵！美國兵！
我問你；
你到底爲什麼？
你留在這裏有什麼光榮？
你留在這裏來製造罪惡？

戰，中國人民很知道感謝各同盟國的援助，特別是美國。但戰勝法西斯之後，美軍不珍重這可貴的友誼，插進中國，而萌帝國主義之念，逐步在仿做日本法西斯的作法。如從經濟方面，美貨排山倒海而來，使我國殘破的工商業瀕於崩潰；從政治外交方面，美國名爲調解中國紛爭，實則助長內戰，完全走以前日本法西斯的舊路；美軍對中國人民不以平等相遇，而以殖民地或佔領區的奴隸看待，這一切都是美國對華錯誤政策撒下的惡種，必然要發芽，將來必然會自食其果！

一月二十六日大公報載聯合社華盛頓二十五日電稱：「國務院官員二十五日責備蘇聯宣傳機關企圖使東歐人民轉而反美，並在中國進行反美運動……以中國而論，甫接上海代表報告，關反美運動情緒之烈及其擴展情形，令人焦慮。」這是帝國主義的特點，總是把自己的錯誤向別人名下一推，便可簡直是欺騙世人。難道美軍在中國殺三輪車夫，在街上強姦女學生等等暴行都是蘇聯宣傳起來的嗎？美政府不顧中美人民呼籲和平，大量供給軍需品以助長中國內戰，把中國人民陷於水深火熱之中，這也是蘇聯宣傳起來的嗎？在前面一再說過中國人民已有高度的民族自覺性，在民族獨立解放的抗戰中流過無量血。難道民主，和平，獨立解放的要求還要蘇聯來宣傳嗎？這種論調簡直是對中國人民又一種侮辱，故此必須正告美國國務院發言官員，中國人民并非奴隸啊！同時希望你們把對華政策多加反省，徹底改變，無須『焦慮』。

反暴運動是與反帝國運動不可分的，中國學生在反帝運動中，已寫下許多光榮史頁，此次因反暴而掀起不可遏阻的反帝新潮，已使美國政府發生『焦慮』，這是使我們爲領導這一偉大的反帝新潮的廣大學生表示欣慰與敬意的。不過，我們要完成民族獨立的任務，必須繼續奮鬥，號召全中國人民，廣泛地起來響應，萬不可如胡博士欣慰『勝訴』而稍寬弛，必要達到美政府放棄干涉中國內政，撤退駐華美軍而後已。

向楊慧芳女士

及其同命運的教師們建議

本月十九日聯合晚報上刊有一則：蘇州景海女稚園女教師楊慧芳因被解聘氣憤自殺的消息。對於楊女士的處境我們同情，同時也深感到這問題的嚴重性。

楊慧芳女士自殺的眞正原因，我們一時還沒弄清楚，但總和「解聘」有關，爲什麽被解聘？有的報上說是因爲她談戀愛，一個女教員連談戀愛的自由也沒有嗎?! 如果並沒有妨礙職務，光是因「談戀愛」就加以解聘，我們絕對反對該校當局這種封建的態度和專橫的措置；反之，我們也希望楊女士深自檢討，反省改變作風。自殺決不是上策。

每當學期結束時，總不免有許多教員被無辜或藉故解聘。在政治不民主，政府當局將以百分之八十的經費去充作內戰之用，而不願對教育事業作改進的實施。因此教育機構，不是被利用爲升官圖勢之階，就是作投機謀利的角逐之場；學校不是官僚機關化了，就是商業化了。教員也就被當作販賣智識的工具運用者，在這樣環境中，教員是沒有「教育」的自由的；所以若一不合「學官」或「學店老闆」的意，「解聘」的厄運馬上就落到你的頭上。

據我們知道，這次學期結束，各地被解聘的教師，爲數更多。原因主要有二：（一）工商業紛紛倒閉，原來在工商界服務的人，向教育機構轉移陣地。（二）各地四鄉抽拉壯丁，有知識的男子，都投親拜戚，以學校爲避難所。所以凡是沒有後台的尤其是女性教員，被解聘的特別多。

當今物價高漲，各業蕭條，失業了再找工作極不容易生活就成了問題。有些人也就因此想到自殺，自殺不過是個人甘願放棄生存權利，而向醜惡的現社會低頭，事實上並沒能解決問題。

因爲教育工作者工作生活沒有自由，沒有保障，是當前的嚴重社會問題中的一面。因此，也唯有積極地聯合起同命運的教師們的集體力量，才能起有效的改革作用。"上海教師聯合進修會"就是一個例子。這一上海教師們的聯合組織一年多來曾舉辦各種演講會，討論會，請名人學者以及教育家演講，討論有關教育方法和修養的許多問題。主觀上幫助教師增進工作的能力，提高個人人格的修養；另一方面更舉辦福利事業，減輕教師的生活負担，並在學期將終前發起職業保障運動，調解學校和教師之間的矛盾和困難，這也就是積極地從主觀和客觀方面保障了教師們的工作和生活。

所以我們希望楊慧芳女士以及全國各地的教師們，爲了爭取工作自由和生活保障，積極地聯合起來，向上海教師聯進會學習；即使失業了，也可憑着集體的力量，共同的努力來重新獲得工作。 （之）

像一枚炸彈炸破了女同學的平靜

——記各校女同學對美軍暴行的反應——

浙大學治會全體大會時女同學的一角

聖誕前夕美軍強姦北大女同學的消息飛速地傳播到全國以後，一向沉靜好學的女同學陡然受了一枚飛彈的突襲，炸狂了她們的神經，炸醒了她們的熱血，炸燃了她們心頭的烈焰。平靜，平靜到不能再平靜的時候，忍耐，忍耐到不能再忍耐的時候，她們卻以驚人的勇發，團結了週圍的姐妹兄弟們，站在抗議暴行的正義的洪流的最前面，她們怒吼了，誰說女同學的警覺性不够？誰說女同學能力不够？誰又說女同學甘於後人？不信請看：

北大

被姦污的是北大先修班女同學，因此北大的女同學得知此消息後，像被燃着的野火一樣憤怒，不管訓導長的「何必如此鋪張」，廿七日在灰樓召開女同學全體會議，在猛情激怒之下，當場決議，（一）要求（甲）嚴懲凶手（乙）公開審判凶手（丙）賠償醫藥費及精神損失（丁）保證今後不再發生同樣事件（戊）美軍當局正式道歉（已）駐華美軍迅速撤出中國（二）發表告全國同胞書（三）慰問被難同學（四）聯絡各院校同學一致抗議（五）請平市各婦女團體一致聲援（六）展開美軍退出中國運動（七）募捐支持抗議美軍暴行運動（八）向政府當局請示對此事件之態度。

三十日北平市各校抗美暴行的遊行中，北大二千多人參加，女同學幾全加入，其他清華、燕京、輔仁、朝陽、師大、中法的隊伍也都絡續參加，當清華的隊伍沿着三十多里的公路向城裏進發，到了巍峨的城牆邊，警察們都早已荷槍實彈，上刺刀在那兒戒備了，同學們也都緊張起來，但主席的話：「同學們，為了中國青年光榮的歷史，我們不要畏懼水龍和槍彈，今天我們可能會流血，但是流血算什麼，革命的歷史是用血寫成的」！響在每個人的耳邊，每個人都準備着光榮的犧牲，大隊英勇的匯合着各校向前進發，這期間，各校的女同學們都始終和男同學們並肩地喊口號，貼標語，散發傳單，街頭講演。在東單大操場休息時已是下午二點，休息後，二點半又出發，這時中國大學二百餘特務突然出現，他們沿路向隊伍裏亂闖，很多特務佯裝跌倒，將女同學的隊伍衝散，然而女同學的隊伍是衝不散的，散了又聚合來，而且大隊組織嚴密，騎腳踏車的巡邏糾察，往來指揮，所以秩序始終未被破壞，直到晚上七點，始在勁寒的冷風中各返原校。

交大

當美軍強姦北大女生的消息傳遍交大以後，該校全體女同學立即簽名，向全校師生呼籲，要求聲援北平同學之請願運動，廿九號晚上，女同學在工程館三號教室內，開迎新聯歡大會。主席致辭後，就提出北平美軍強姦北大女同學這一問題，徵求大家的意見，立刻空氣變得嚴肅和靜寂了，每個人的心頭燃着滾滾的烈焰，終於憤怒像火山一樣爆發了，大家一致要求抗議，經過熱烈的討論，決定第二大召開各班女同學代表大會，討論具體辦法，次日成立交大女同學會抗議會，決與全校抗委會互相聯絡，採取一致行動，大除夕的清晨，在學校的每一個角落都發現了女同學的蹤跡，她們到處在向教授同學們募捐以充實這次運動的經費。此外，縫旗子，寫標語，印快報，忘了疲倦和寒冷，為了正義和同情，她們犧牲了甜蜜的夢和大除夕家人團圓的歡樂。元旦的大遊行參加的女同學更全部的担任了工作，尤其是募捐，全給女同學包辦了。四日和六日，為宣傳日，每一組至少有二位女同學參加，冒着大雨，餓着肚子，她們和男同學一樣地耐得起苦，一樣的堅定，一樣的充滿着熱情，誰說女同學甘於後人呢？

同濟

同濟是平靜的，但是這消息正好像在平靜的湖面投下一塊石子一樣，瞬息間激起了「好氣人呀」！「豈有此理」！這些憤慨和嘆息的聲音，在許多女同學口中吐出來。廿九日下午，她們再也不能沉默，首先提出了憤怒的抗議，每一個女同學滿腔的悲憤，從她們簽名的筆下流了出來！在好多個床位前，都

有人興奮地跳起來說：「我等待好久了」！「簽！寫粗點！」就好像她們已等得不能再等，她們簽名的時候，寫得越粗，表現的力量越大似的，鄭重地寫下自己的名字，簽名人數達百分之九十九。當晚就在大家情緒的高漲和需求中召開了一個緊急會議，睡了的也爬起來跑到食堂去參加開會！臨時的女同學會，就在非常激昂的空氣下，奇蹟似的產生了！接着醫學院、工學院、文理學院立刻響應，決定成立國立同濟大學學生團體聯合抗議美軍暴行委員會，雖然也有些同學說，這僅是法律問題，個人問題，不值得這樣重要，一個女同學回答得好，說「假如你的母姐被人姦了你如何」？也有人因誤聽造謠報導說：這是她自取的，誰叫她愛美金呢？」一個同學憤怒的回答：「假如你被姦了，人家丟幾塊美金給你作為報酬，你將如何？」另一個同學在旁經過，聽這辯論說道：「你怎知道她愛美金？」被問者不知所答，就是這樣糊塗的女同學也是少數，而在抗暴大遊行的行列中，同濟女同學共一百二十八人，佔了全校女同學的絕大多數，其中有一位腳上生了凍瘡和另一位平時走快一點也要咳嗽的女同學，勸都勸不住，堅持參加遊行支持到最後一分鐘。

復旦

三十號早上復旦女同學將八十餘人的聯合抗議書貼出後，全校同學立即起而響應，臨時又決定三十日六時開全體女同學大會，開會時會議空氣緊張，發言熱烈，許多男同學從德莊，淞莊等宿舍趕來旁聽，當場發起全校性組織，定名「復旦大學反美軍暴行運動大會」，漏夜趕製標語，旗子，宣言，快報，她們和男同學一樣徹夜不眠，一號早上，拖着疲乏極了的身體，依然堅強地隨着大隊出發遊行。

大夏

大夏的男同學中對美軍暴行的意見是分歧的，然而女同學的抗議卻是一致的，她們說：當我們變成可憐的綿羊時，牧羊者還將一隻老虎引到我們的跟前，　天下還有比這更可怕的事嗎？

光華

光華大學女同學會於三十日發出告同學書及張貼標語響應，並於三十一日召集校內各學生團體，共同商討具體辦法。

浙大

當消息傳到杭州的時候，秀麗的西子湖躍起了憤怒的浪花，浙大女同學奔走傳告，憤怒越來越高漲了，女同學勵進會當局召開幹事會議決：函請學生自治會即刻召開杭市全體學生〉通電響應北平同學要求當局嚴懲兇手，反對美軍繼續留華，撰宣言抗議暴行，並決以全力支持全國各地對此案之抗議行動，學生自治會當即應女同學勵進會之請，召開全體大會，決議：一號聯合杭市各校舉行反美暴行遊行，三號反對憲法罷課一天，如美軍不撤退，則於半月後繼續罷課三天。一號那天杭市如叢事，杭師，杭高等各校，聚集浙大出發，雖其他各校校方多方壓迫，然同學均紛紛自動參加，情緒非常熱烈。在前一天，印刷所不肯代他們印刷宣言傳單，僅一個印刷所願意承印，當印刷好後，全部又為便衣隊沒收，但這並不影響遊行，反而使他們更激昂了，他們漏夜自己油印，用手寫，誰又能阻得住年青人正義的呼聲呢？女同學在這運動中，以參加宣傳工作的較多，一月十八號到二十號，浙大為了貫行上次大會的決議「美軍如不撤退半月後繼續罷課三天」，而又罷課三天，是的，美軍如不撤退，同學們的抗議是永遠不會平息的。

武大

武大的女同學們說：「……在我們獨立的祖國領土上，在我們中華民國故都的街道上，公然竟發生了這樣強暴無理的事情，每個有正義感的中國人，每一個不甘受辱的中國人，每一個有熱血有良心的中國人，都會感到切齒的憤慨和戰慄的激怒，誰無姐妹，誰無妻女，這不是一個同胞的被污辱，這是全中華民族的尊嚴的被損傷……我們要團結全國人民的力量來督促政府追求這事的真象，我們抗議這種暴行，並請美軍立即退出中國……」

雲大昆師

雲大昆師的女同學抗議着說：「……勝利以來，我們時常從報紙上看到一些盛讚美軍德績的話，但是這一年來這一連串慘痛的事實，已經讓我們看清楚了美軍駐華的好處，是中國內戰的更形擴大，中國人民的更加痛苦，以及生命財產身體自由的横遭摧殘……今天美軍又代替了日本人採取了和日本人同樣野蠻和毒辣的方法來對待中國的人民，任意姦污中國的大學女同學，這是叫人多痛心的事。為什麼中國人民在抗戰勝利後還要受着別國人的壓迫！我們相信假使政府不對美軍採取姑息縱容的態度，任他們在中國的土地上踐踏，假如不有「中美一家，以美為主」的親善政策，美軍那兒敢放肆到這種地步，更深一步說，假如

政府不請美軍進先，美軍更何從摧殘中國人民。這件事情發生，不僅沈同學自己遭受侮辱，而且也是我們的國格遭受侮辱，全中國人民遭受侮辱，爲此我們要提出抗議。」

八助產學校

助產學校的同學們說：「……我們爲祖國前途擔心，爲全國婦女擔心，尤其爲我產科女同學擔心，我們工作特殊，即使在深更半夜，我們也得在街上走動，將來美軍暴行下去，我們擔心我們的前途。關東軍在上海時期，我們曾研究過夜間拒絕接生，但總沒有看見關東軍强姦我國女同胞而沒有放棄我們的工作；可是在今日，在作爲强國之一的獨立的中國，竟還要我們把法西斯佔領時期的問題重複提出！否則我們中國女性最重要之貞操沒有保障。然而我們不願放棄我們的工作，我們要求保障，我們必須抗議……」

中國女中

自治會召開會議，通過響應抗暴運動，師長們都極表贊成，且幫助全學工作，但校長頑固，竭力阻止，並沒收標語，爲此同學編了一個歌，諷刺校長，元旦那天不顧校長的壓迫，走進了遊行的隊伍。

浙大女同學團結一致的力量

麥倫中學

四日下午女同學團契，號召全校諸團契舉行聯合會，討論應採取的態度，沈校長說：「凡有血性的青年，均應反抗，我絕對贊成，並願負保護之責」。當即熱烈討論組織抗暴會，會後校內校外大事張貼標語，同學情緒緊張萬分，校長並請名人來校演講並舉行民意測驗，徵求同學對駐華美軍暴行及中國經濟危機等問題的意見。

河大

河南大學在抗戰八九年間，逃亡過六次，所經之地都是鄉鎭或山間。師生們的處境，可以說幾乎和世相隔。自復員後遷返開封原校址。但沉寂的沙城，環境仍然限制了她們和他們，不像平津，京滬的學生那麼活躍；尤其是女同學們，沉寂得像小池的水，不但無波，就是輕微的漣漪也不易見！她們除了讀課業以外，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態度。然而自從聖誕節前夕，美軍暴行强姦北大女生，平津，京滬各地學生舉行抗暴遊行的消息傳來後，平日極愛靜的女同學也激奮起來了。元月三號那天，女同學聯誼會的負責人，會同自治會的代表，開個聯席會議，商討的結果：以自治會全體同學一致的行動，來響應平津、京滬的同學舉行抗暴遊行。四號的早晨，男女同學自動的出來集隊，會同河大醫學院附設高護校的女同學一齊由校門出發。一路隊伍越來越長，有本市各中學的學生來接上隊伍，但爲數並不很多，除了河大全體同學千餘人外，整個遊行人數大約二千多人。據說：原因是頭一天本市各省立學校，曾經接到政府密令，不准學生參加遊行。但是中等學校的男女青年是最熱情的，她們和他們背了學校的命令，化整爲零，三五成羣，穿插在這股正義熱流的總匯，一路高呼口號，怒吼了沉寂多時的沙城。

其他各校女同學發起及參加抗議暴行運動的亦很多，限於材料不足，我們無法加以詳細報導，但僅以上各校女同學之情況來說，我們也已可看出女同學的熱忱，勇敢，堅毅，她們的維護正義和追求眞理的迫切，均不在男同學的後面。這苦難的時代，提高了她們的警覺性，加强了她們的能力，不僅如此，女同學們這次更是抗暴運動的先鋒和中堅，如果問：「這次運動中是不是女同學積極些？」她們立刻給你堅定而自信的回答：「當然，還是男同學們都同意的」。同時這次運動，也作了女同學聯合團結起來的開始，她們（即使在一個學校中）本來是不認識的，經過這次的共同工作認識了，作成好朋友了，本來是散漫沒組織的，經過這次發出了共同的要求：「組織起來」了。然而我們並不覺得我們的努力已經足夠了，尤其使我們痛心的，這次抗暴行的抗議火山樣爆裂的時候，竟有些女同學根本就不知道這件事情，因爲她們從來不看報，或者知道了這件事而以爲在北平與她無關的態度處之，當大街上正進行着暴風雨般激昂的遊行時，她們却在室內依然編織着毛線，擺談着家常，這是二個多麼不調和的場面，朋友，你願意選擇那一個呢？

美國的黃金時代過去了

梁純夫

從五國和約草擬的整個過程中（包含四國外長會議和巴黎和會），我們會看出美帝國主義者一直把義大利當爲美國勢力侵入歐洲的一個重要基地。因此會看見美國反對蘇聯和南斯拉夫向義大利要求正當賠款（唯恐削弱它的經濟基礎），反對把義屬殖民地交聯合國託管（提防蘇聯參加管理），反對把特里雅斯特港劃歸南斯拉夫（留作美國進窺東歐的基地）。在另一方面，美國的佔領政策又在義大利積極扶持保守的勢力（特別是基督教民主黨，美國和它代表「自由主義」），多方壓制民主力量的抬頭，甚至縱容殘餘法西斯份子的活動。

可是自從去年六月義大利舉行戰後第一次普選，義大利人民已經開始表現他們的眞正意向了。在那次選舉中，首先義大利的君主政體被推翻了，其次，義大利的社會黨和共產黨得到相當多的選票，與英美所扶植的所謂「自由主義」基督教民主黨齊爲三大政黨。雖然在英美的支持下，基督教民主黨的加里貝斯出任內閣總理，把共產黨排除在外，而義大利國內的問題卻因此弄得複雜起來了，經濟危機日益表面化。到去年底義大利舉行地方選舉，共產黨在許多重要地區便凌駕基督教民主黨之上，而義大利的閣潮也由於社會黨內部的分化而爆發了。在這當兒，加里貝斯曾親到美國借得一萬萬元款子，以圖克服當前的經濟危機，而仍然把共產黨排除於外可是由於社會黨的拒絕參加，加里貝斯終於不得延攬共產黨共同組織三黨聯合內閣。這說明美國的金元政策已經不再生效了。

在日本，由於民主力量的生長遲緩和缺乏團結，美國的獨霸政策曾相當順利地推行着；代表地主，官僚和資本家的自由與進步兩個保守政黨一直包攬着日本內閣。這些保守份子與美帝國主義者互相勾結，在日本推行着反動政策，使廣大人民日益陷於貧困。而由於廣大人民的這種飢渴要求，日本的民主力量終於漸漸團結起來了。他們曾於去年十二月在東京舉行「倒閣運動大會」。後來聲勢愈益浩大；最近曾準備於二月一日實行全國同盟大罷工，參加者有六百萬人之多，包含各業工人，公務人員，教育人員和新聞工作者。在這一浪潮的衝擊下，吉田內閣已經搖搖欲墜，準備總辭職了。可是到一月三十一日，麥克阿瑟元帥忽然以妨礙佔領政策爲名，用命令把這運動壓制下去了。

但是日本人民這次罷工倒閣運動，是出自廣大人民的經濟上和政治上的基本要求。這運動如果違反美國的佔領政策，也就說明美國的佔領政策是違反日本廣大人民的政治上和經濟上的基本要求的。而麥克阿瑟這一措置，無疑地將使日本人民的反政府情緒轉變爲反美怒潮，正如馬歇爾在中國所會遭遇的一樣。終於有一天，日本火山爆發，把美國帝國主義者連同日本反動份子一起沖洗出去。

三　英法蘇關係的新開展

一年以來，美帝國主義者曾加緊控制英國，竭力拉攏法國，以圖孤立蘇聯。這一政略，看着已經臨近成功了。可是從一九四七年開始，風勢忽然轉了向，由相反的方面吹過去了。

這事情開始於年初法國臨時總理勃魯姆訪問英倫，提議訂立英法同盟。英法同盟本來可以看作是英美年來苦心經營的「西歐集團」理想的初步實現。可是由於英美之間矛盾的日益顯著，由於法國民主力量的雄厚，也由於蘇聯的外交警覺性，這一新發展顯然對於美國的世界擴張政策有着十分不利的預兆。

就目前的世界形勢來說，由於蘇聯的社會主義生產與英國在世界上並無商業競爭，英蘇之間的矛盾並不嚴重，而英美之間的矛盾對於今日英國卻是生死攸關的。英國如果通過英法同盟，英蘇同盟和法蘇協定的犄角關係在歐洲形成均勢，就可以增強英國在世界其餘地區的地位，而逐漸擺脫美國的羈束。這是完全符合於英國的本身利益的。

無疑地，今天的英國統治階級還追隨着帝國主義，因此也就可能爲美國所利用而與蘇聯對抗到底。可是由於法國民主力量的優勢，英國即使想把英法同盟作爲「西歐集團」的初階，也是很難如願的。

在另個方面，蘇聯已經表示了它的警覺性了，它首先向英國提出英蘇

條約來重加審定，以確立英蘇的關係，同時暴露英美秘密軍事同盟的危險傾向。這使得美帝國主義者不能不着急起來了，它因此也通過獨士的報紙散佈謠言，說英蘇已在歐洲和中東分劃勢力範圍，藉此破壞英蘇的接近。

無論如何，美國的黃金時代已成過去。大勢所趨，美帝國主義者今後很難逃避孤立的命運了。

一　馬歇爾離華與美軍撤退

一九四六年是美國在世界政治舞台的黃金時代。在這一年中，美帝國主義者依恃它的原子彈秘密和金元外交，企向全世界各國的民主力量挑戰，可謂盛極一時。它首先通過三十七萬五千萬美元借款和邱吉爾—貝文的帝國主義殘夢而控制了英國外交，隨即挾持着英帝國主義者對蘇聯採取強硬政策；在聯合國機構中把持着一切議案，在五國和約會議中橫行獨斷；它們更進一步用「西歐集團」和十三萬萬美元借款誘惑法國合夥；公開干涉波蘭、羅馬尼亞和保加利亞等東歐國家的民主選舉；當巴黎和會閉幕，在太平洋舉行原子彈試驗，以威脅蘇聯和東歐新生民主國家，在地中海舉行海軍大演習以保護希臘、土耳其和義大利的反動政權，封鎖中東人民的自主運動。在遠東，美國更藉「佔領」而完全控制着日本，菲律賓和朝鮮南部，藉「解放」而把勢力伸張於英、法、荷的殖民地，藉「調解」而掌握着中國的命脈。

可是隨着一九四六年日曆的終結，美帝國主義者的黃金時代也漸成過去。一九四七年的第一天，在東方第一大都市的上海，人們發現成千成萬的男女青年學生在街上示威遊行，喊着『美國兵滾出去！』的口號。這是一個信號。一月八日，在中國做了一年多「調人」，種下如許禍根的馬歇爾元帥宣佈回國了。一月二十九日，美國政府宣佈終止三人小組和北平軍調部的關係，同時準備撤退大部分駐華美軍。

在美帝國主義者的本意，這不過是想緩和一下中國人民的反美情緒，推卸助長中國內戰的責任，而在三月的莫斯科四國外長會議中好作交代。因此馬歇爾在離華時發表了一個聲明，把「調解」失敗的責任完全歸咎於國共兩黨的「激烈份子」，而把促成一部「民主憲法」歸功於他自已。最後他并給中國今後的政治路線指示一個方向，要今天的國民政府在這部「民主憲法」的基礎上加以改組，吸收一些所謂自由主義份子，而把中共排除於外。這樣，未來的中國政府便將完全依照美帝國主義者所擬定的模型製造出來，更加聽從美國的驅使了。

不過，馬歇爾元帥這種想法，未免天真了點。他應該知道，他這次離去中國並非出於他的自願，並非真的功成身退；實際上是由於不得已，由於中國人民不再信任他的「調解」，由於中國人民勇敢地否認他所促成的「民主憲法」。而正是中國人民的這同一意志，也將否定馬歇爾所指示的中國今後的政治路綫，否定馬歇爾所夢想的中國「民主政府」的模型。

因此馬歇爾走後，中國政府的改組並沒有像馬歇爾和中國某些人所想像的那樣順利進行，而中國問題仍然不得不最後取決於戰場。

無疑地，到三月的莫斯科會議舉行時，中國仍然在內戰，中國仍然沒有一個真正的民主政府。這是徹頭徹尾與一九四五年十二月莫斯科協議背道而馳，這對於杜魯門聲明和馬歇爾來華的任務是極大的諷刺。而這形勢是怎樣造成的呢？盡人皆知，美國的對華政策和馬歇爾一年來的「調解」工作應當負大部分責任。那麼，在未來的莫斯科會議中，馬歇爾將何以自處呢？他的干涉手法既沒有騙過中國人民，難道還能騙過國際的外交家嗎？

而使美國在國際場合上更加難於交代的是，馬歇爾離華，即美軍撤退之後，中國的問題反而簡單化了。這證明中國人民是有力量解決他們自己的問題的。而一年來中國問題之所以愈弄愈複雜，愈弄愈難解決，正是由於美國對華政策的錯誤，由於馬歇爾「調解」的不公。美國已經通過馬歇爾的「調解」工作在中國人民面前暴露了它的帝國主義野心，它也將通過馬歇爾在國際場合的辯解而在世界人民面前暴露它的弱點。

二　義大利和日本的閣潮

由於一年來帝國主義世界擴張政策的到處碰壁，美國在聯合國家中的聲威已經大大地低落了。即使在美國軍隊佔領下的戰敗國義大利和日本，美國的獨霸政策也臨近到嚴厲的考驗。

在一九四七年一月內，義大利和日本同時發生了嚴重的閣潮。這兩處的閣潮和美國的佔領政策都有密切關係，而它們發展的方向，是極相類似的。

他是怎樣成名的

——訪周穆英醫師

黃爲之

在一個呼呼地吹着凜冽寒風的黃昏，在滚有門燈的施高塔路中段一座幽靜的院落裏，記者找到h公館，周穆英醫師就借住在這裏。h夫人放下工作伴我去找周大夫，還沒及出門，迎面闖着一位穿一身褐色西服，頭髮反捲，不施脂粉，嚴肅而樸實，高個子，四十多歲的婦人，正用快步走進來，經h夫人介紹，才知道這位就是久已聞名的周穆英醫師。

怎樣學醫的

周大夫是福建人，從她一口不純粹的普通話聽來，却好像是廣東人，據說這因爲她靑年時大部份讀書生活是在廣州度過的。

問起她怎樣會學醫的？像一個上了年紀的人翻着了童年時玩皮相的照片一樣，輕鬆地笑了起來：「我小時在教會學校讀書，因老喜歡管閑事，喜歡幇別人的忙，教師常常說我學醫最適合。」這就發下了學醫的志願，所以當夏葛醫學院（Hackett Melical Callege）（嶺南的前身）一成立，她就去考入了。這是美國長老會主辦的第一個全部是女學生的醫學校。畢業時她的成績名列第四，後在北平協和醫院工作四年，獲得了留美的獎學金。一九三六年赴美國，當她一達到美國就鬨動了當地新聞界——一向被白人歧視的中國人，尤其是中國女人，竟打破紀錄得獎學金到美國作醫學的研究，怎不被認爲新奇呢，所以美國報上接連數天都登着她——這第一位留美女醫生的照片和介紹文字。她先在霍浦斯金醫院（J. ohus. Hopkins Uniuersity Haspital）工作，同時到美國各地醫院參觀，有一次她協助一位外科主任醫師施手術，她表現的工作技術，馬上爲這位醫師賞識，並大大加以贊揚。這時就有一個朋友鼓勵她考明太美俄化研究院（Mayo Foundationt Clinie Uuiuersity of Niunesoter），她被一個又一個總共經過了二十幾個醫師嚴重的口試，終於宣佈錄取了，她也就是打開女子在這醫院工作學習之門的第一個。從此之後北平協和以及其他各地的女醫生才開始絡繹赴美俄代研究院深造。

女子學醫的條件

談到女子學醫問題，她認爲一個醫生不比其他文化教育工作；醫生手中操縱着病人的生命。做一個醫生不僅需具健全的體魄，更必須把全副精神都放在工作上。如果要顧孩子，顧家庭，還要顧丈夫，工作必定做不好，何況學醫的時間比其他學科長得多，一個學了十年的醫生還不一定能做「良醫」。還須繼續不斷的的學習，如果結了婚有了孩子，但自己沒有一個良好的生活環境，而必須爲此分心，工作學習不免停頓，所學已得的也就拋棄，即使繼續學習，但接連來的孩子，必然使學習停頓而又停頓。成績如何，也就可想而知了。

這時記者指坐在旁邊的結婚後停止了學醫，但在接連生了六個孩子之後現在又繼續攻醫的h夫人問：「如她這樣的情形呢？」

「那沒問題了。」周醫師以爲在孩子已長大可以放開家庭之累，設法不再繼續生育，而年齡還允許的婦女，再繼續學醫仍是有希望的。據說在美國這樣的婦女很多，因美國有很好的托兒所，也有科學的避孕法，婦女可以沒有後顧之憂。中國婦女在目前，這一切還談不到，如h夫人這樣幸運的婦女，畢竟是非常之少的。

因此，周醫師深深感到一個社會的好壞，對婦女的命運起着決定作用。對於中國婦女學醫的問題，還是慎重地下結論說：「醫生的責任太重，在今天中國這樣的社會條件，女子學醫不大適合。」

但在目前中國現社會，婦女普遍患著婦科病，每天都有產婦和嬰兒正在產婆不科學的接生手法下喪生，是如何迫切需要成千成萬的姊妹們去學習婦產科，以普及婦嬰衞生，拯救瀕在死難中的婦女們和新生的一代。所以最後周醫師也認爲創造一個好的社會制度是這代男女最迫切重要的任務。

她是怎樣工作着的

但不幸她却就是生活在這樣一個的中國腐敗社會裏。她爲了貫徹以仁愛施於他人的基督精神，就必須犧牲個人的一切享受和幸福。她不但不結婚，而且拒絕一切娛樂和應酬。她來上海半年多了，才祇去看過一次電影；跳舞、打牌、吃酒一樣也不來。「萬一有急病人來找我呢？」這是她一刻也不能疏忽的問題。

話題轉到她過去的工作：她是二十九年回國的，因在當時有一個猶太人，新自中國去美，到處宣說這個中國人只知享福，抗日不行，且沒有幾個正式畢業的醫生。她聽了氣憤不過，不待獎學金滿期（本還可繼續在美國研究一年），就偕其他一位同學並攜帶歷年積餘下的幾千美金，懷着滿腔爲抗戰祖國服務的熱忱回國了。途經日本幾乎被俘，到達重慶適逢五四大轟炸，重慶幾十萬市民都在空前的大災難中過着日不保夕萬分恐慌的生活。這時她和楊崇瑞以及另外一位一共三個女醫師，創立了山洞衛生站，天天和敵人横暴的炸彈片及猖獗的霍亂病菌搏鬥；經過極度緊張的六個月工作後，隨着霧季到來，敵機來襲的威脅減少，她們三位才分別到歌樂山中央醫院，陳家橋以及蘭州衛生院等三處主持產婦科。她自己在歌樂山新成立的中央醫院開創產婦科擔任產婦科主任職務，前後工作五年，經他手治癒的病人非常多根；據二十九年至三十一年的工作報告：除要爲經常擁擠和客滿的門診及住院病人解決問題醫治疾病外，難產手術第一年三十九人，第二年二十五人，第三年五十五人。婦科手術第一年四十三人，第二年七十五人，第三年一八九人。三十二、三年，每年都有增加，第五年上光是經她親手開腹的就有五百多個（統計材料不全）。死亡率二十九年至三十一年三年中嬰兒較多，其中三十一年死亡率的比例是成人百分之一．七，新生兒百分之十四，這是因爲當時中央醫院容許住院的全是婦科重病患者和難產，在三十一年二十四個死胎中，僅有十九個是在產前就沒有胎心，除六個未用手術之外，其他十八個都是用手術取出的。

重慶經敵人接連數次的慘炸後，市區的仁濟醫院，寬仁醫院，都疏散了，產婦們紛紛到歌樂山中央醫院要求住院生產。但全院各科病牀，總共祇一百二十一只，婦產科佔三十五只，雖限個光收難產婦不收順產婦，仍是不夠。爲了要救病人性命，她不能熟視無睹於慘痛哀號在死亡關頭掙扎的姊妹們，當當向外科借病房，甚或引病人住在她自己的房裏。這種做法，使醫院管理當局感到極度厭煩，引起了他們對她的不滿，於是生活上與工作上不如意的事，也就與日俱增了；比如別人有米貼，而她沒有，要求購置工作上需要的用具，却偏不給，她認爲必需住院的病人，當局不願設法收容……起初她還有將於自己從美國帶回的美金可以貼。但「就這樣，幾年中把自己所有的錢全貼光了！」

在工作不順利，待遇不公平加上中央醫院負責人的更動，她就決定離開自己手創的工作，而在重慶掛了牌，以保持相當程度的工作自由。掛牌雖一年多；實際上在重慶並沒工作多久，就給當時在成都的新民報分館主任鄧季惺女士打來要她去施手術的電報叫走了。接着又有另外幾位患了重婦科病的婦女需要她幫助而又被留住了一個時期。不久後，就接到昆明方面催她去的信，那因爲當地傷兵之友社、公誼會、軍醫署擬合組五個傷兵休養院以準備對日反攻，其中有一個女院長的位置要她去當。當她從滇緬前方視察回來到中美合作社發接任工作時，日本投降了。復員回來，並沒給她是以發揮才能的工作環境，所以仍只能私人掛牌，這並不是她所願，但爲了生活，爲了將來能實現辦一個婦嬰醫院的理想，她認爲暫時只能這樣做。

她的收穫

這許多年的工作中，她因外來的壓力而不能發展，但努力工作的結果，使她獲得各種各樣的臨床經驗，且書本上讀到的，她差看到了。據三十一年度統計，一年中所施的手術，分類達三十八種，大小手術二百三十七次。有許多病人都是在萬分危險中被她搶救起來的。如重慶國醫館主任焦易堂夫人患子宮瘤八年，腹部膨起像小丘，已病得奄奄一息，經她二十幾分鐘的手術，取出一個二十多磅的肉瘤，立時病除，一週後，就出了院。之外還有一位太太，四十二歲生第一胎，子宮口不開，另一位接生的產科醫師束了手，再過數十分鐘，產婦就要因子宮爆烈而死，這時大家來懇求周醫師救命，她也就不顧一切勇敢地允承下來，立即爲病人剖腹取出嬰兒，大小都得安全。這樣的例子非常多。她的醫術，也就因此贊譽中外，得到社會人士的愛戴。周醫師的被人愛戴，不只是她有「起死回生」之術，更是由於她有仁慈爲他人的博愛的精神；在歌樂山時不但爲有錢病人治病，更掏出腰包幫助無力就醫的病人繳納醫藥以至住院費。目前在上海高大洋樓上掛牌，是以使窮苦病人滿足，但她却極願做到盡可能減輕病人的負担。

爲一個醫生和藝術家一樣，唯有站在爲人民大衆服務的立場，才能得人愛戴，才能顯出偉大不朽的人格，也才能使道和天才結合而成的神技妙術發揮光大。



一月十七日

每天都在忙亂中過活，要不是張太太跑來告訴我，我還不知道今天已是二十五了，二十五這個日子在中國舊曆年關中是很重要的，叫做過小年，有些商店簡直就在今天把年飯吃了，讓店員們可以回家過年。

「過年」這個名詞，應該是象徵着一片太平景象，鄉村裏農民們已經收穫完畢，應繳的糧稅都已經繳了，大家都將他那一年的辛勤所得，到城裏去換取一些年貨和給孩子們購置幾件新衣服，回家好好玩它個一二十天。城裏的商家們，那就更開心了，老闆們打着算盤計算着他們的年終的贏餘，店伙們笑吟吟拿齊分得的紅利和薪水，準備齊交給妻子來籌備一個團圓快樂的除夕。

然而現在是怎麼樣呢？人們在戰爭中苦了八年，雖都指望勝利以後，自己的生活能夠逐漸改善，能夠好好過幾天太平日子，可是，從勝利到今天已經是第二個舊曆年關了，內戰的烽火幾乎燃遍了半個中國，成千成萬的老百姓每天在戰線上死亡枕藉，年關愈近，和平愈沒有希望。每天翻開報紙，都是大字標題着「急景凋年」，商店倒閉，工廠關門，自殺，謀殺，搶劫等等層出不窮的事件，佔據了報紙的大部份的篇幅，一再預示出一個殘破社會的總崩潰前夕的慘景！

我覺得很不是味兒，雖然大家不能不像完成一件應盡的義務似的來過這個年，雖然百貨商店家家門口都寫着大減價的廣告，而糖菓店裏也是人山人海，這一切假繁榮掩蓋不了內在的腐朽。我是一個驚弓之鳥，我已經有了抗戰八年流離困苦的經驗，我不能預測這崩潰的狂潮什麼時候衝進我們的家。

這幾天愈是大家爲了過年忙碌，我心裏愈是恐慌，也許我是神經病吧，我總不能像一般主婦似的尊於麻醉自己。

十八日

昨天誠領回本月份薪水還加上預借的半月薪，一共是五十一萬二千〇五元，這個數目是可驚的，可以說我有生以來也沒有過過這樣一個豐富的年，假如把它們作爲藝術品放在棹上展玩一番，那到的確可觀，那麼一大堆紅紅綠綠縐縐的紙張，再加上剛剛問世的五百元關金大鈔，是人類勞動的成果，是藝術家的心血的結晶，啊！多麼美麗啊！我要親吻它，我要歌頌它，我在它那複雜而多樣的圖案中沉醉了！然而，人，總是現實的，等到我一想到頃刻之間，就要和它分離，並且要拿它去換取物資時，我傷心了，傷心到流下淚來，因爲它可以換取的物資實在太少，簡直一點也不能滿足我們肉體和精神的需要。我躊躇了，我將怎樣計畫？怎樣安排才適當呢？

年是非過不可的，因爲人家都過而你不過，非但顯得寒傖，而且事實上年初一起有幾天沒有東西賣，假如不準備一點，那你就得吃空氣。於是我只好硬着頭皮把這一筆款子分配了一下，因爲這不單是我們過年的費用，而且是我們今後一個半月的生活費啊！

十九日

經過一再的考慮，躊躇，今天我不能不去採辦一點東西了。大清早起來，把辦事日程排好，便開始出發。第一當然是先到小菜場，菜場裏比平時要擁擠十倍，從馬路上便擠滿了人，似乎是在創取平價物品。我從外面便開始了肉搏戰，平素的禮讓爲懷的態度今天都收拾起了，大約經過了十餘分鐘的衝鋒陷陣，才進入核心，於是先去訪問雞的價錢，據說是七千元一斤，不還價，我選了一隻大一點的叫他秤。我心裏想「拼兩萬元買他一隻吧，誰知他秤下來的結果就是六斤桌，六七四萬二，我口袋裏只帶了六萬元，難道我們就吃這一隻雞過年麼？「不行」，我立刻否定了買雞的意念，「不要」！我勇敢地回絕他。

接着繼續我的我訪問：豬肉，已從三千八百元漲到五千五，魚漲到六百元一兩，蝦一千二百元兩，雞蛋六百元一個，其餘小菜蔬各漲一倍半倍不等。

我只好昏頭昏腦買了一陣，無法執行我的原定計畫了。

下午去買了一些乾菜和糖菓，今天一天的工作便算終結。

二十一日

「爆竹聲中一歲除，年光如駛太匆匆。誰云聖代無冤獄，猶在××縲絏中。」

這是十年前在××牢中的一位朋友的詩句，這事件對我的印象很深，所以這首詩至今猶能記



旅程瑣記（上）

儷荷

一 幾個留美家庭

船名喚作海貓，從上海到舊金山不啓大船呢，所以只好買那名爲頭等的艙位，一個房間住十二至二十人不等。

從上海開船，最引人注目的是幾個家庭。一富二貧，兩中一洋。富的一家，是上海三大公司之一的老闆。老夫婦帶着一個女兒，四個外孫。七位都面容豐滿，笑容可掬。只有那位女兒偶然顯着悒悒的神色，也許想念或不放心留在上海辦公室的丈夫。另一家是中委的夫人，帶着五個孩子，夫人旣溫柔端麗，孩子們非常溫都淸秀。有位多嘴的西婦，問她們赴美的原因。母親的回答是要送十七歲的大女兒和十六歲的男孩上美國中學念書。三個小的放在家沒人照應——丈夫常要奉命出外宣慰僑胞——索性帶去美國。等大的入定學校，安排妥當，再把小的帶回來念書——她們之往來太平洋，大約相當於人們往來京滬。

那洋家庭是法國人，父親在上海做出入口生意，孩子四人都生在中國，父親說他們戰時在天津住悶了，叫妻子帶着兒女們到Tiyidi去過冬天，因爲那兒天氣特別暖。（就是法國名畫家晉根住過的地方），順便去探望祖父。然後再到法國過美麗的春天。

我把他和中國家庭寫在一起，因爲他們「逍遙遊」的旅費，同樣是由我們窮苦老百姓間接負担的。

再一個惹人注目的人物，是一位雲肩花貌的少婦，裝扮入時，而且不怕麻煩。衣服一天幾換，每換必是從頭上的巾換到脚上的鞋；以求顏色和諧，情調一致。有人問她丈夫在上海幹什麼事業？這句問話似乎很窘了她。好半天才說：「他？從沒幹什麼！啊！我不知該怎樣回答你的話，他眞的不幹事情」。又半天，她很天眞地說：「你知道嗎，他的姑姐嫁給宋××」。她的確很天眞，和她熟了她喜歡談一點家常，她的婆家相當闊綽，從戰前到現在，一直維持八十個工人的數目。一個大家庭住近百樂門，戰時不能做買賣，八年都靠賣金條度日。

船上的中國孩子很不少，從乳娃娃以至十二三歲的共有十一個，都是駐美官廳的家人。有一

頭，然而，韶華易逝，當時的朋輩已經風流雲散，就是這位朋友，他的環境也就變遷得難於想像。

晚上把一切的事情料理清楚，只等誠回來吃早飯。幾天來這時候我算最清閑了，泡了一杯茶坐在火盆邊沉思起來。

腦際浮起了童年時代的每一年除夕的情景兒，可是，現在呢？父親去世了，母親去世了，外祖母去世了，姨母也在抗戰第二年病死了，她們都是在我的生命中重要的人，然而今天都已不復存在，除了從她們的遺物上去追尋之外，是什麼痕跡也看不見了。

「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不要說千古，就是我這短短的三十餘年的生命史上，也不知道淘盡了多少人和事物！

我痛哭起來！我利用這難得的餘暇，盡情地享受這發洩胸中積鬱的愉快！

二十二日

在終夜風雨中度過了爲民三十五年最後的一天。

今天誰都顯得疲乏和無精打彩，然而，誰都自得瘠無力的身體和帶着失神的眼睛開始那無聊的拜年。

雖然這是若干年來根深蒂固傳統的舊的習俗，無論怎樣人們都要固執着過舊曆年，但是由於社會的不安，和經濟的不景氣，今年的年便過得有些悽慘，鞭砲聲是那樣的稀落，街上打鑼炮的孩子們也遠不如往年起勁，人們雖然見面都說一聲「恭喜」，但是，大都是皺眉歎笑，誰心裏也明白自己的「喜」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風雨綴了一整天，我們沒有出去，下午有好幾位誠的同事來拜年。這也許是上海的特點吧，每一個男客來都會身上掏出一個紅包，（卽給用人的賞錢）其姿態俗惡令人難耐，然而，這裏的習俗如此，似乎大家都恬不爲怪。

位神經過敏的學生說：「好哇！這些孩子的爸爸，從小還住過鄉村，見過老百姓。總算知道一點老百姓的苦，留學三五年回來，把老百姓治得那麼慘；這些小爺們，從冷氣管暖氣喉旁邊捧大的，這點年紀就留洋，有生以來從不會見過一個老百姓，不知中國情形，一回來又該是「長」字招牌，高高在上。等他們統治我們，老百姓還想活命麼？」好個杞人憂天的學生子。

二 留學生

船上向學生會登記的一共三十二人。學醫藥及生理學的一共十四人，學經濟的五人，理，化，植物各一人，航空，社會，建築各二人。學教育的四人。不過其中三個原先都并不是學教育的，現在因爲到教育學校的學額，所以先學點教育再說。

記得十七年前，我第一次出國，同船四十二人，多半是學政治法律經濟。而且都是初出校門的公子哥兒，有拿兩三份官費把老婆孩子帶在身邊的。十七年來，他們都十分幸運，或佔居機關高位，或做得一手好生意，開跳舞廳的那位學政治的鄧小姐，回國後一直幹着用飛機給重慶的夫人們向香港採購衣服化裝品的差事。他們生活大體沒問題，只不聞有所建樹而已。

十七年後的今天，情形略微有點不同。有半數以上是會在社會服務多年，額上刻有戰時苦幹的痕迹。研究醫藥的占三分之一強。但公子小姐大約也佔得到三分之一。他們多半因教會學校的聯繫，或父兄地位，先得到出國機會。有些自己家裏富有資財，也有并不富資財，而精神上覺得自己是應該屬於上流社會之列的。

這兩種學生在船上有極不同的傾向，前者常和者不爲伍，對團體活動很具熱忱，工作也負責。不過多是科學專才，很少聽他們談到國事，偶然談起，那見解也不完全科學。他們大約一致的認爲中國政治情形已經像一個病重了而又生活放蕩的人；醫生們呢，只好爲他頭痛治頭，腳痛醫腳，明知沒用，也只好如此。有一二位仍然相信中國應該比現時更不民主；他以爲老百姓程度還不夠。

後者簡直不參加任何團體活動，向學生會簽個名字，還得會長耐心去請三五次。什麼討論會，演講會，同樂會絕對不參加，尤其是廣州某教會大學學生，他們把自己和大家之間劃一條鴻溝，他們自己自有生活，四個人在一起就打麻將，三個人在一起玩橋克，兩個男人在一起談女人，一對男女在一起說不定就玩一點愛情的把戲。

我虔誠晴祝，祝這萬千山萬水；渡海求學的男女們，這回可得求一點治民族大病的妙藥靈丹，起一種起死回生的作用。不要像十七年前的情形：本來就初出校門，不知中國民族病在何處？自己在國外玩耍之餘，採點閒花草，回來高掛招牌，騙取或榨取老百姓的寶貴血液。一個土官也許只要一百人的血液，可以奉養他。一個洋氣的官，在一切中式享受之外，加上西式的洋機汽車，冷暖氣管，抽水馬桶，中外廚司，種種式式，怕非千人之血液不能活。

這回經過八年抗戰，一年饑荒，一年內戰，和中外奮士的千方百計搾取之後，老百姓血已枯，肉已盡，要救活他們，非有絕妙靈丹，無以挽沉淪而救危殆。我請求太平洋的水，把出國的學生們腦中那一套自少被教成的升官發財吸血剝皮的觀念洗滌它。

三 甲板風光

船上生活的可愛，八分屬於甲板。憑欄靜立，把胸懷張向無邊的海天。吸進一口淨無纖塵的空氣。吐出多年壓在心頭的積鬱。逐漸地，進入到多年不會有過的心曠神怡之境。海的蔚藍，天

死了一個女人如同死了一條狗，
中國還是那野蠻部落嗎？
台灣省的婦女會是幹什麼的？
就不敢大大喊一聲殺人者應該償命嗎？

現在科長殺妻案

—白茜——台灣通訊—

被日本統治了五十一年的台灣婦女，當她們從新投入到祖國的懷抱時，她們是那樣的興奮！那樣的抱着熱烈的希望，就好像一個在惡公婆的面前受盡了苦難和欺辱的童養媳婦。可是，回來娘家一年多了，她們仍然在希望着，希望着！希望着能夠早點見到她們底仁慈的母親。

去年台灣省光復後一週年紀念日，蔣夫人曾以茶會招待婦女界縉紳，當時決定成立新運婦女指導委員會，台灣省婦女工作委員會。在十二月五日派了新運總會委員劉我英女士來台協助陳長官夫人古月芳女士推行台省婦運工作。台省婦委會就在去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下午二時在台北市中山堂的光復廳舉行成立大會。

由上海到台灣的基隆港乘輪船每需四十六小時，若坐飛機則更方便若登堂入室，兩小時半可達，一天可來回兩次，但是在婦運的消息上來講，却慢得令人害怕！譬如像現在筆者想報告的一件重要的事情：青天白日之下，一個現任科長職級的公務員竟在去年十二月五日用手槍打死了他的太太，事情發生以後，這一般平日自稱爲婦女們領導者的太太們，不但不去過問這件事，即平時

的漲碧，把緊張的神經寧靜下來，忘懷吧！即使一剎那也好，只是幻境也好，讓我翱翔於廣大自由的天地，物我兩忘。逍遙滄海一粟的身軀，也給忘記了。把自己作爲那千朵萬朵的飛躍着的浪花，把自己作爲悠然天畔的嫣紅霞彩。去體味宇宙中動的飛躍與靜的肅穆。

許多詩人歌頌過山間明月，但海上看月有更多神長物外的超逸感。無邊海天，在迷濛的夜色下，變得靜穆而空靈，因爲天宇無纖塵瑕垢，所以月光顯得分外清亮。那晶瑩的光輝，一觸到水面浪花，乍如琴絃觸着彈奏者的指頭；美感觸着了善畫者的筆尖。立刻燦然閃動，熒耀四照。

這時，舉頭望素月流天，低頭看繁珠湧碧，誰都幻想這是仙境而不是人間。

日出情調却與這大不相同，茫茫大海之上，紅日徐升，萬波流睞。有如一股炙地蒸天的熱力，感笙窒倫。立時四面八方，同時反射出眩目的銀光。黑暗遁跡無蹤。灼爍的彩霞，迸射出勝利的曙光。這，在過去，象徵成功的辛亥歲，在未來，該是全世界民衆迎接眞正人民世紀的光華灼爍的勝利象徵了！

總之，晦明風雨，海上景色，變化萬千。航海者們，應不忘記獻過半時間於甲板。

四　奴隸的樂園

船走四日才到香港，機件壞了，在香港修理一星期。

香港早就恢復了戰前的繁榮與安定，物價統制的成功，日用必需品配供的公平，普遍，手續簡單與品質優良。都是市民稱道不置的。香港政府對市民生活細節，顧慮得相當週到。譬如沒有汽車的醫生，夜八時以後由公家供給汽車，如有急症病人，夜間要出診，電話一去，車子就來，分文不取。又如分配麵粉時，怕南方人不會製麵食，不怕麻煩地印無數小冊子，告訴市民製做麵食的方法。對清潔，秩序，衛生，總算無微不至。我國小民，生活要求既低得可憐，且從未被人關切愛護過，於是感到滿意十足。八個月之前，廣州四鄉居民，像逃難似的擁向香港來，三個月以前，逃上海的大闊老，也帶着他們過萬萬的財富來作寓公。香港人至今抱怨他們過實的竹日，把汽車洋房全搶貴了。說到收回香港，那是不論智識份子和富家貧戶，全不表示熱忱（除了頭腦最清醒的一部分），他們不敢說反對，只說希望遲兩三年再收回，現在收回是絕對管不好的。他們拿上海租界和台灣做例子，來證明他們的，對自己政府的不信任。

香港受戰爭破壞，不算利害，青山碧海，美好依然，入夜繁燈錯落，與天上繁星，爭輝競美。抗戰之前，這兒是失意軍人政客的別墅，犯罪的逋逃藪，戰爭初期是二三等要人的安樂窩。現在是幸逃法網的漢奸的隱身窟，買辦的樂園。報紙很多，報紙上出現了幾種文人，一種是能寫敢說，不容於廣州的。一種落水文人，後者態度又分爲三，一是故作左傾，一則變爲共黨，一種是獻媚香港政府。華僑日報（榮報），和星島，得到最多的讀者。

航綫這樣意外地向南，我得和母親及三個小女兒——話別。遠別前的小聚，只是一種含酸的笑。何況雙親是風燭殘年，孩子也還幼小。又何況這香港碼頭，是十七年前父親送我赴法時永訣之所，[illegible]，再在此地和老人話別，這心情是酸苦辛辣，紙筆難盡。不過，無論如何，聚首總是快樂的。嘗够了別離滋味的人，更懂得欣賞那即使只是一分一秒的聚合。船開前兩天，孩子們要趕回廣州應月考，我送她們上火車，彼此都無限黯然。我問她們住在校裏，缺少什麼？意思是指吃的和用的。小雙說：「什麼都不缺少，就只缺少了你，媽！」我愣然不知所答。

就是船離岸的一天，九龍發生了一點小小意外。一個英國巡捕打死了一個中國小販。當時那一帶居民和路上華人，立刻圍住巡捕，磚石亂投，立刻，巡捕房開了兩車軍警來，如臨大敵。群衆被逼散開。帝國主義者不論怎樣善於掩飾，不時總要露一點猙獰面目。（本文未完待續）

聞談都不敢提起，更談不上去爲死者伸寃報仇！因爲死者係一無能無爲的家庭婦女，娘家又沒有人在此地，誰願意找這許多閒事來麻煩呢？

殺人兇手李祝三本籍台灣人，廿多歲即入軍界做事，光復前在北平居住多年，當他在北平某部任排長職務時，即與他現在被他親手打死的太太結婚了，殺人的原因非常簡單，因爲這次返台以後，弟弟李友邦現充台灣省青年團主任，兇手李祝三任警備司令部總務科長，强佔房屋數幢，小汽車兩輛，小老婆不計其數。當他要把那些個小老婆中間他最愛的那一個帶回家的時候，這個該死而又不知趣的太太竟敢和他口角數次，誰知一條女人的命抵不過一口男人的氣！他一氣之下，終於去年十二月五日下午十時廿分一鎗解決了他認爲麻煩的問題。而兇手至今仍然是逍遙法外。一條命白白的送了！死了一個女人如同死了一條狗。中國還是個野蠻部落嗎？中國還有法律嗎？如果有，就應該保障一個人的生命！台灣省的婦女會是幹什麼的？就不敢大大的喊一聲殺人者應該償命嗎？這些問題筆者一個也想不通，希望有正義感的讀者們：你們都來爲死者喊一聲殺人者償命吧！你們不見報載北平的一個女學生被美軍姦淫以後，全體同學不分男女爲她狂喊！美軍負責人也不得不重處罰他們士兵的無恥徒刑嗎。兇手李祝三也是一樣，通緝根本不會通緝到的，但是只要大家喊，我相信也是會把他喊出來的。你喊！我也喊！喊！喊到他的朋友無法給他隱瞞的時候，法律自然會制裁他！我們活着的人，尤其是我們婦女界，在這到處都受人欺負的時代裏，不爲正義而呼號，還要爲什麼而呼號呢！？

東南西北角

接收前後

吉林女同學的生活

素章

十餘年來悲壯熱烈東北同胞的流亡曲裏『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這是關內同胞聽了之後，沒有不被感動的，尤其經過八年抗戰，這歌曲，已深入到內地一般人的腦海裏了，除了敵人和漢奸之外，誰也在關心東北同胞的生活。

勝利後一年來，各地復員尚未做到使若干眞正應該回老家的人回家，而政府為了在收復被自已同胞向敵人手裏接收回來的土地上，大動干戈，調兵遣將，炮火連天的東北，接倒使南方的數十萬不應該出關的士兵和眷屬，接收大員等等，滿坑滿谷的在瀋陽，錦州，長春，吉林等各大城市居留着，奔馳着，甚至窮奢極侈的享受着，耀武揚威的省主席，儼然是天各一方的小主席或小皇帝？開口滅奸匪，閉口殺共匪，眞是氣壯山河，較之十餘年前對付日本的那種退讓主義，不能不說是一日千里的進步！

儘管東北同胞忠實敦厚，富於服從，勇於愛國，許多人，被一時的，短期蒙蔽，欺騙，然而事實勝於雄辯，他們和她們雖長期遭受了敵偽十四年的壓迫和殘殺，可是勝利一到，他們和她們仍舊回到祖國的懷抱裏來了。這種熱烈，歡樂情况，已在許多通訊員的筆底下向南方報導過了，筆者茲將可以代表東北區域內，號稱文化教育比較發達的吉林省區的女同學方面的鱗片，報導給關內婦女界，同時也希望關內婦女界，無論在文化方面，在婦女民主運動方面，多給他們一些輔導和指示。這批北國女兒，其英勇壯健的體魄和外形，足以表示她們在不久的將來，一定可以負起建造和平、民主、團結、統一新中國的重大使命！她們的靈魂是聖潔的，體格是魁梧的，健美的，因此，她們對於新的和眞理的接受性，也比祖國其他各處生長的女孩子們來得快，其警覺性，的確也比較來得敏感，這是有根據的，筆者將她們年來的遭遇，特分別報導於下：

一　偽滿時期

她們都是十四五歲到二十左右的少女（吉林女中及女師），勝利前，大多只知道有日本天皇和滿洲國的皇帝，家庭裏父母兄姊等，雖懷念齊還有祖國，但絕對不敢和孩子們提及，有時提到關內的消息或戰事情况，還深恐她們聽見，因此，祖國是怎樣一回事，她們是一竅不通的。此外則大部份生活在學校裏，學校教育，在課程方面以日本語為基本課目，每週佔八小時（稱日語為國語，自已的國語稱滿語）。滿語佔四小時，史地是沒有的，家事課甚為注重。學生對師長禮貌上的注重，簡直是我們想像不到的。每天鞠躬之多令人數不清。當同學有事進教員預備室或校長室時，進出門口時，不管門口有沒有人，必須必恭必敬的鞠躬，見教師面談話時，又是話前話後各一鞠躬，稍有一些自尊心的學生，視進教員室或見教師為畏途，每每想法躲避。偶一不慎，這類行為被學校當局看見，即視同犯過，這是用禮節約束青年自由行動的第一種辦法；在教室上課時，除了教師開口播講之外，絕對不許可學生發問，即使不懂，甚至飯桶教員瞎叫一頓，學生也只好莫明其妙的混過去，如果多問，教師即有權嚴厲斥責。這種方法，第一可以防止學生自由發表意見，其次則是保障飯桶教師的鐵飯碗，儘管混下去決不會動搖。教師終年到頭可以不改卷子，家長也不敢干涉校政，學生更不敢表示不滿，混完了四年，拿一張高等小學畢業文憑（即四年中學）總算鍍了一層光彩，女孩子還有什麼要求呢，結婚當然是出路的上策。升大學，在她們眞是做夢。除非少數大奸偽官僚的子女，還有到日本的機會，普通老百姓，也乾脆不存此念。

她們在這種十足奴才化的亡國奴教育統制之下，幼小的心靈里，據說因為家長們尚未忘掉祖國的原故，孩子們自然也隱隱約約的還有一點知道，除了『日本天皇』和滿洲皇帝之外，還有遙遠的祖國在關內作鬥爭，同時對於關外健兒，如『八路』如『義勇軍』都成了她們既感神奇，又生恐懼的印像，多少年來，由於日本鬼子宣傳下的『八路』，她們更在好奇的盼望他們降臨，以

便明瞭一個究竟。中央軍能來，在她們自然更感到歡欣鼓舞，以爲這才是眞正的國軍到了，人民得救了，這些都是卅四年勝利前的種種幻想和希望。

二 蘇軍和八路來了之後

當勝利消息到來之前，蘇軍到達吉林是在卅四年八月，鬼子低頭了，而且怕得可憐，蘇軍到達之後，對繳械或投降之日軍及人民，自有一番報復行爲，因此也難免波及我們的同胞，她們起初是自動的發動歡迎蘇軍，組織慰勞隊啦，如唱歌，呼口號等等。彼此融洽非常。不久因政府軍與八路軍爲了受降問題，發生爭執，蘇軍退出，八路進來，幼小的心靈里，對「老貓子」蘇軍確有一些反感，而對八路的來到，則存着兩種不同的心理反應：第一點是，大家都認爲八路來後，要搞清算鬥爭，對自已的家庭（有產級階）總有些不利，何况「八路」現在還不是正統，只有中央軍才是正統呢。因此對八路來時，不但有些怕，而且有點恨呢；但同時又覺得八路來了之後，有些地方使她們說不出的喜歡他們；第一，她們學校裏的老師，對學生們的態度，完全改變了，那些架子十足的神氣也沒有了，還有許多使人看見了很容易使她們親近的人，如高岳芝，如陳學昭先生等，那些女先生，她們以前並不認識她們，但聽了她們談話或接近了之後，她們就很自然的感到很願意和她們在一起；第二，她們看了許多以前從沒有看見過的新文藝作品；如巴金，屠格涅夫，魯迅，茅盾，郭沫若先生等的作品，她們成天的在『中蘇友好協會』看書，簡直像餓了許久的囚徒，拚命貪着閱讀那些名著，因此，她們的認識不同了，才知道除了吉林以外，還有那末大的世界，人類生活是那末複雜，思想和自由是那末珍貴，她們眞像入了迷宮，簡直走不出來了。在開會，演講，歌唱，談話種種活動方面，給她們吸收了不少的新鮮空氣，精神食糧，滋補了她們不少的智慧，啓發了她們爭取做人和反抗做奴才的覺悟心。然而，不幸得很，也矛盾得奇怪，她們一方面深深的感到喜歡接近她們，可是另一方面，因爲八路在當時舉行了各種清算和鬥爭等等。影響她們家庭社會各方面，因此她們又在怕他們，甚至恨他們，因而也就深深的盼望中央軍快點來。

三 中央軍來了

卅五年五月中央軍來到吉林之前。八路非常從容不迫的撤退了，他們在這裏，除了對漢奸敵僞有清算鬥爭之外，並沒有傷害或是搶奪過人民的財產物資。

中央軍來到那天，全吉林人民簡直瘋狂了，沿途呼口號，執國旗，熱烈歡迎，組織慰勞隊，歌詠隊，演劇隊，到處慰勞，那種熱烈情況，眞叫人形容不出來；滿以爲她們從此得救了，盼望了十四年，今天才能看見的中央軍，比自已的同胞骨肉還要感到親近！少女們由敬而生愛的對中央軍軍官們起了幻想，因此而結婚，實際就是被騙重婚的人非常多。

自中央軍來到之後，她們校裏一切尊師重道的規矩，又完全恢復了，較僞滿洲國時代的情況，甚至有過之，無不及。例如，訓育處的檢查信件，據說是上面的命令，每信必查，拆開以後，毫不掩飾的，依然用拆了口的原信還給你，如有疑問，是否男朋友，是什麼人，非查個明白不可。每天上早會，全體喊口號，第一句就是肅清奸匪，……其實誰是奸匪，甚麼叫做奸匪，她們的腦子裏，已弄得相當清楚了。因此，最近她們向學校當局請求，將喊口號這個節目取消了。功課方面的改變，除了將日文去掉加了兩鐘點的國語（以前四小時），另加三小時的英語以及史地之外，沒有多大改動，初中三就有家事課，國文課，據說半年作不到三篇作文，改不改也聽教師之便。算術數理等課，和在敵僞時代一樣，從來不在練習簿上作練習題的。因此，回家以後，倒也十分空閒，要求看課外書尤其是新文藝作品，是最迫切的渴望。

最近教育部派了視察來吉林視學，各校才手忙脚亂的指示學生做斧爬木，臨時抱佛脚，要冷天氣，孩子們寧可多玩玩，並不願遵從老師命令，以敷衍欽差大臣。她們的眼光的確一天天壯大起來，她們知道，她們的父母有的還相當開明，而且很信任她們，因而她們的行動是相當自由的，不過在這個勝利後一年來，和敵僞手下沒有怎樣改樣的學校裏讀書，她們實在心有未甘，頗有這樣走到理想之途的欲望。這並不是太難的希望，我相信，這情况會一天天加強起來的。

她們都在異口同聲的低聲唱着：「盼中央，望中央，中央來了更遭殃！罵八路，恨八路，八路走了想八路！」

寒風刺骨的東北角上，美麗的山清水秀的吉林城上，滿映着連天的白銀地面，一千五百餘萬以上的北部中國女郎，那種健美，英勇的風格，秀麗的心靈，使一個初自南中國進來的人，深深感到分外的愉快和安慰。她們的將來，必然是新中國建國的婦女界強有力的隊伍。然而遠在南部，在生活和求得智慧比較幸福的姊妹們，千萬別忘記她們，至少，初步應從文字和精神聯絡起來，幫助和向外呼籲，聲援支持她們的要求，至少從她們的奴才教育上改進着手，讓她們有受「人的」「教育或自由人教育的機會。

卅五年十二月十六日於吉林

國內外婦女動態

▲去年十二月在日內瓦舉行的世界女青年會執行委員會議決，接受中華基督教女青年會全國協會之建議，將於本年十月，在中國杭州舉行戰後第一次世界基督教女青年會大會。這是世界女青年會有史以來首次在遠東舉行的大會。屆時六十餘國女青年會，都將派代表來華參加。

▲上海婦女界領袖因鑒於國內局勢惡化，爲便採取有效行動，特成立中國婦女團體聯合會，參加的有：中國婦女聯誼會，中華婦女節制會，上海婦女聯誼會，中國民主同盟婦女委員會，現代婦女社，上海婦女生活互助社等團體。

▲台灣省新運婦女工作指導委員會在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成立，在該會開始籌備之初，台省就發生了駭人聽聞的警備司令部總務科長李祝三槍殺髮妻案，但該會對此案始終沒有一點表示。這也是官辦婦女團體在台灣姊妹們面前首次的考驗。

▲蘇州市婦女會成立已半年多，會務由理事長許慈民女士一手包辦，而對辦理離婚案尤特別有興趣，該會自成立以來，除此一項工作外，別無其他婦嬰福利事業興辦。

▲蘇州閶門外基督教普益社除有閱覽室和普益小學外，最近擬增辦婦女識字班和女子浴室，以聯絡當地婦女並爲她們解決困難。

▲上海市政府民政處公佈各區區長候選人二百八十九人內女性僅四人。

▲天津市政府最近正在力加取締黑市舞女，和驅逐舞女出飯店，這是爲了增加稅收，和其他各地的「公娼」是出於一轍的。

▲天津大公報今年開始增出一週刊名「家庭」。

▲蕪湖二街一帶路口，有王氏婦因丈夫四年前逃出當兵，音訊全無，最近無法生活，欲當傭工，又爲四歲小孩拖累，於是插標賣子，代價僅備兩萬元。

× × × ×

▲最近美國參院批准的新任命中，羅斯福夫人任聯合國機構經濟社會理事會人權委員會代表，任期四年。前勞工部長柏金斯女士任文官敍銓處長。

▲英國名女教育家葛來克博士及裕蜜小姐最近應上海美國文化委員會之請，將來華作四個月之公開學習演講。

▲前重慶中國勞協福利會負責人周穎女士已脫離冤獄至香港。因中國勞動協會現已正式在港展開工作。

▲熊芷女士最近任新成立的中國兒童福利社主任，該社爲執行目前美國援華會議案而設立，會址定於首都，美援華會特撥款二億元作爲該社之開辦費。

▲在一月中袁雪芬女士毅然將在她領導下的「雪聲劇團」解散了。她的期望是要把改良越劇貢獻給大家，凡是阻礙她去實現那目標的，她就不顧一切的去反抗。

中國婦女團體聯合「致美國人士的抗暴通電」

羅斯福夫人　華萊士先生　暨美國人民公鑒

遠東民主政策委員會

美軍強姦北大女生暴行，激起全國憤怒，遣送日俘工作已竣，美軍無繼續駐華理由；應立即撤退。在根據政協決議之聯合政府未成立以前，反對美國對華借款以助長內戰。

上海婦女聯誼會許廣平
中華婦女節制會劉王立明
中國婦女聯誼會史良
中國民主同盟婦女委員會李健生
現代婦女社曹孟君
上海婦女生活互助社陳玉俠

柴霍甫的女性形象

耶爾米洛夫著
孟昌譯



也許，沒有別的具有這麼的力量說明柴霍甫的創作的詩趣，像這個藝術家所描繪的無數女性形象所具有的一樣。在柴霍甫的作品裏，用他的話語來說，『活着美麗女人的靈魂』。

俄國文學一般地是以女性形象馳名的，她們具有自己的精神力量，完整無缺，以及女性的優美，柔和，純潔。高爾基曾寫稱，俄國文學『能夠給西歐顯示一種驚異的，爲它所不知道的現象——俄國婦女，只有她才能夠以這樣無量的，柔和的和熱烈的母愛』談論人類。

全人類都珍貴塔吉雅·拉里娜的形象，都珍貴屠格涅夫，涅克勒索夫和高爾基的婦女。我們可以用同樣的權利議論柴霍甫的婦女。

她們幻想偉業。她們覺得，只有當她們對眞理獻出忘我的服務時，生活才是眞實的。她們的聲音是音樂似的，她們外表和精神的行動是優美的，無可非難的。她們非常善良。她們敏感地關懷人羣。她們具有高度理智的天賦，它是創造性的特徵。『萬尼舅舅』裏的蘇妮，或小說『山谷中』裏的里巴，短篇小說『農夫』裏的與里迦，或優秀的三姊妹，——所有她們的特點是她們不沾染周圍着她們的環境的骯髒和惡俗，而她們的心靈保存着清潔。『白鳥』的形象不是徒然的，『海鷗』——勇敢的衝擊，憧憬純潔，美好生活的形象——象徵着柴霍甫對俄國婦女，對俄國少女的態度。

生活的一切眞理，全部思想，一切幸福，在柴霍甫的女主人公看來，都是縮結在勞動上面。對裝飾土地的創造性的勞動的幻想，差不多構成柴霍甫的少女和婦女的精神生活底主要內容。三姊妹中最小的一個，年青的伊琳娜的詩歌和魅惑，首先是和這幻想連繫着的，而生活的悲劇和少女的青春時代是被幻想的破滅所決定的。伊琳娜，帶着喚起老醫生契布德金的柔和的兒童天眞，在自己的命名日對他說道：『當我今天蘇醒，起床和洗臉的時候，我忽然感覺到，這世界上的一切對我都是光輝的，我也知道應該怎樣生活。親愛的伊凡·羅曼尼支，我明白一切啦。人必須勞動，臉上滴着汗操作，不論他是誰，在勞動裏就有他的生活的意義和目的，他的幸福，他的愉快』。

然而對自由，愉快，創造性的勞動底幻想，在柴霍甫的男女主人公底一生中都不會實現，也不能實現。在『三姊妹』第二幕裏，我們看見失望，疲乏，雖然在青春時代但已衰老的伊琳娜。『沒有詩，沒有意義的勞動……』伊琳娜憂悶地說。

對於因裝飾本土而勞動的憂慮，是柴霍甫的作品中一切他最愛的女主人公所固有的本質。而這不是她們的罪過，因爲這憂慮和這幻想在過去的俄羅斯，在搾取的社會裏不能找到出路和實現，這社會失去了愉快的勞動，使它變爲一種苦役了。

柴霍甫的女主人公不能自滿於窄小，利己，庸俗的安寧，有產者的『幸福』：在她們看來，個人的幸福常常和公共幸福有關。她們傾向爲這種公共幸福的鬥爭，類似柴霍甫的短篇小說之一（『維洛妮迦』）的女主人公一樣，她幻想盡快地接近那個受苦難和鬥爭着的世界，接近偉大，光輝的理想世界。

另一篇柴霍甫的短篇小說『未婚妻』的女主人公——年青的娜佳，她跟自己的未婚夫斷絕關係，以及拋棄他所答應給她的庸俗的快樂，離開自己的家庭和自己的城市，走出庸俗和利己的，爲自己的窒息的生活圈子，走向爲衆人的生活，爲祖國自由的鬥爭。

『未婚妻』——柴霍甫最後的一篇小說——是在作家逝世前不久寫成的。這篇小說是以多麼明徹的，春天似的動機寫成的啊！它的每一行充滿着對接近祖國新生活具有多麼的信心！

這篇小說的讀者完全明白，柴霍甫在當時檢查條件下所不能講完的是什麼：他的女主人公參

加了爲人民幸福的革命鬥爭。

這個俄國少女的優美形象，她走上鬥爭的道路，爲的是『改變生活』，像娜佳的友人，大學生阿廉山大所說的一樣。

柴霍甫的天才作品之一——他死前的劇本『櫻桃園』——的年青的女主人公安妮的形象，也爲讀者和觀衆同樣地接受。安妮——是春天的形象，未來的形象。柴霍甫借她的口，帶着年青的喜悅辭別他所憎恨的過去。『再見吧，舊的生活』！在劇本的終幕響亮着安妮年青的聲音，年青俄羅斯的聲音，柴霍甫的聲音。『您好喝，新的生活』！——彼得·特羅菲莫夫和安妮叫喊着。

在『萬尼舅舅』裏——卓越的劇本之一，列寧曾給與高評，——柴霍甫創造了一個獻身的，纖感，聰明和溫柔的少女蘇妮的形象，她爲了別人的幸福而獻身於艱苦，不輟，疲乏的勞動。蘇妮覺得，她從事巨大的學問，所以參加某種大的公共事業。而蘇妮和萬尼舅舅沒有覺察出，他們實際上把自己一切力量獻給『偶像』（像高爾基寫給柴霍甫的信裏所寫的一樣）。舍列別勒戈夫教授——蘇妮和其舅舅爲他而勞動，而犧牲一切，——是一個虛僞的偶像。柴霍甫的整個劇本充滿着對這種生活的熱望，就是當百萬個類似蘇妮和萬尼舅舅一樣的『小小大人物』的天賦，善良，智慧，精神力量，堅忍不拔和溫柔不被摔取，不被掠奪得這樣殘酷無情，像在私有財產社會裏所有過而且仍然有着一樣，而被鼓舞眞正爲全民幸福的偉大目標而服務的時候。

作爲生活美麗的敏感詩人，柴霍甫，和藝術家中的少數一樣，能夠表現出女性和少女的絕美。而且他深深感到多麼偉大的精神力量落在俄國婦女身上。

柴霍甫和他的女主人公覺得，當婦女把自己的一切創造力只獻給窄小的家庭時，這樣的生活制度是不合理的。如果把這些精神力量，甚至僅僅一部分獻給祖國，獻給人民，那麽生活將會多麼豐富啊！

這些就是柴霍甫，他的男主人公和女主人公底幻想。

在柴霍甫的女性形象當中，也有年青的勝利者的形象，他們戰勝當時生活的庸俗。這些，如我們所看見的安妮和娜佳的形象。妮娜·查列吉娜的形象——就是海鷗的驕傲和溫柔的形象。

『海鷗』——這是關於藝術，關於才能，關於偉業的劇本。

誰能從事於偉業，誰就能征服藝術以及一切偉大，嚴肅的工作。在劇本裏，表現了最有才能，可是懦弱的人們的滅亡，像康斯坦丁·特列普里夫，他絕望地戀愛妮娜。他自殺，因爲他的才能沒有被偉大目標的意識所開發，沒有受到創造意志的鼓舞。可是妮娜卻克服一切艱苦，殘酷的考驗，這些考驗還那麽沉重地落在她的命運裏：被她愛到自我忘形的人拋棄了她，她的嬰孩死掉；當她初次在自己創造的道路上舉步，仍然懦弱的一步時，誰也不幫忙她。愛人除了在她看來主要是藝術的權威外，不相信戲劇，他譏笑她的幻想。曾經生活在情感的詩歌界裏的少女，宛如『柔歌，優美的花朶』，實際上遇着喝醉的商人，遇着當時地方戲劇界不可想像的惡俗。

可是妮娜，一個纖弱，優美，似乎非常脆弱的女性，能夠忍受生活的災難，而在它們的重壓下，特列普列夫死去了。妮娜講出驕傲的話語作爲對重大犧牲的評價：

『在我們的事業上——反正都是一樣，我們在舞台上演戲，或者我們寫作，——主要的不是名譽，不是榮耀，不是我們所幻想的物事，而是忍耐的熟練……我相信，而且我並不這樣痛苦，而且，當我想到自己的使命時，我就不害怕生活』！

妮娜就這樣成爲創造意志勝利的象徵。這樣確定了劇本的主題，向光明，向早晨的飄散，勇敢，自由的飛躍的主題，——海鷗的主題。一個海鷗的飛翔的線造成爲和柴霍甫的名字緊密地連繫着的最優秀的俄國劇場的標記，這不是徒然的。非常的柔和配合着偉大的內在力量，配合着對鬥爭和偉業的準備，以不可抗拒的魅惑充滿着海鷗的形象，它彷彿把柴霍甫所創造的一切優秀的女性形象吸收到自己身上似的。

蘇維埃時代確定了爲祖國的幸福而自由地，創造地勞動的快樂。蘇聯婦女和男子平等地參加國家的社會，政治和勞動的活動。這種參加非常地豐富了整個國家的全部生活和每個家庭的生活。婦女成爲自己兒女眞正的精神教育者，男子的眞正友人，她在各方面和他同等，而且正因此而享受他的特別的尊敬。

創造力量和心靈的美麗無理由地死滅的悲劇，在蘇聯國家裏是沒有，而且不可能有地位。

母親

彭慧

謹以我的至誠和熱淚寫出這篇「母親」，獻給抗戰中被犧牲的一切的母親之靈——作者

勝利的前一年，抗戰陷在最困難而危險的一個階段。

敵人已經攻上了SK鐵路，據謠傳上說，三五天之內會攻到K市來。

K市內，能弄到交通工具或能步行的居民都走光了。剩下十萬以上的等車逃難的老百姓，幾天的功夫，全部聚集在南門外火車站裏外，而且，大多數是已經在這裏等了四五天的。人海從車站一帶起，沿着向G市伸展的鐵路線兩旁，延至四五里長。

南國的九月初頭，和三伏天一樣炎熱，可不管怎樣，人們不敢離開這兒一步，生怕放過了搶上車的機會。而且守城軍已經禁止居民再進市區去了。

幾天來，他們，白晝是任火樣的陽光在烘烤着，夜晚就在這兒露宿。各家的箱籠鋪蓋捲所佔的地盤，就是各家的臨時住所。孩子們的大小便也就解決在人與行李之間。只有賣零食的小販，能在這水洩不通的人海間擠進擠出而受人歡迎，因為他們成了包辦這十萬人羣的伙食的大廚師了。

霍亂病在人羣中蔓延着，死亡率是驚人的，活人和死人完全沒有東西隔離。

在往日，這樣的露天生活，總該是乞丐之流才會有的罷。現在，這兒有的是大學教授，工程師，醫師，著作家。也還有皮包裏滿裝黃金的大腹賈。只絕對不會有官，他們的三等老媽子也不會到今天還在這兒等車。

經濟學家錢先生，三天前，帶着兩担行李來車站的時候，精神是很飽滿的，府綢襯衫和白帆布褲子被燙得平滑滑的。可是，現在，如果不是聽見他講話的聲音，就是老朋友也認不得他了。四天來，汗水就是他的洗臉水和洗澡水，他和大家一樣，完全成了蓬頭垢面的難民。幾次的搶車使他無法照顧他的五件行李，所以他也照別的先生太太們一樣，自動放棄了大部分的東西，於今，只剩得一口小小的手提箱了。然而他自知他還是很幸運的；因為四天來，他親眼看見擠死一個小孩，他所呆的兩方丈之內，死了三個霍亂病者，一個肺病婦人，還聽了一夜一個產婦的慘叫聲……

兩天前開走了一次列車。

現在，在車站一里外停的這部列車，昨晚曾經開出去一次，不知什麼道理，今早又開回來了。車廂裏，車頂上，和車廂底下（人們在車廂下，離地面約二三尺高的空間用板子搭起來，那只可以躺在上面）的人，一看見自己又回到K市車站時，上下三層的人，都咒罵起來，吼叫起來了。

可是列車以外的人羣，却很羨慕他們到底是在車上呢。

在三合街擺雜貨攤的秦桓生一家和鄰居張七子張伯婆母子兩個，總算是運氣很好的，他們在車站只等兩天，昨早當這輛列車開來不久，兩家就攀上了一輛車廂的車頂，行李也全部弄了上去。他們的位置估得還不錯：抱着出生不滿半月的嬰兒的秦大嫂，她的六歲的大兒子阿桂，以及張伯婆都坐在車頂正中最高處。秦桓生則坐在兒子腳下。秦桓生這排位置，自然全部是傾斜的了，可也坐滿了人。他們和背向他們相連的幾家，把行李用麻繩來串地連了起來，以便在車身動盪得厲害的時候，大家好握住麻繩以減少跌下去的危險。

昨天，列車已開出走了一程路，走得很慢很平穩，這些坐車頂的人，憑昨天的經驗，已經沒有跌死的耽心了，只是希望趕快開車。

有幾個零食小販，正在秦桓生他們這輛車廂旁被許多人包圍着搶買。秦桓生的六歲的兒子阿桂，也嚷着肚子餓了，要吃燒餅。他們從家裏帶出來的乾糧，還是在車站裏等車的頭兩天就吃光了。昨天已開始買零食來充飢。可是，現在情形之下，正是零食小販抬高物價的時候，燒餅要百元一個，跟五天前K市一斤豬肉的價一樣。連熟紅薯，毛芋頭都要六十元，八十元一個，而他們三天前還是吃的十六元一斤的糙米。秦桓生一家

來車站時全部現款一千元多點，昨天已吃去了一半，肚子離飽的程度，還差得太遠。他們可眞羨慕人叢外圍和最靠近河邊的那些人羣，他們一家家用石頭架起鍋來，自己煮飯吃。雖然，那些人坐車的希望是最渺的，可是肚子卻能吃飽啊。

「燒餅！燒餅！」

「油糕！油糕！」這兒，那兒有人對着小販嚷叫着。

「買燒餅……買燒餅吃……肚子餓！燒餅！要燒餅！燒餅！燒餅！」阿桂從小聲的哼，變得大聲的吼了。

秦大嫂痛惜着阿桂，向丈夫提議給他買個燒餅算了。秦桓生先不肯，後來經他吵不過，自己也餓了，就決心拿兩百元出來買兩個，自己和妻子也好分一個吃。

「兩個燒餅，兩個，兩個！」他伸手俯下身來高聲叫着。

賣燒餅的，被買的鬧胡塗了，錢都沒有收齊，那裏還顧得到車頂上的人。倒是坐在秦桓生旁邊的一個女人，看見桓生手裏只兩百元，卻提醒他說：

「你這還買不到兩個呢，今天又漲啦！要一百五十塊啦！」

聽了這話，秦桓生又決心不買了。

嬰兒在哭着，阿桂以及別的幾個孩子，都在哭着，嚷着，要吃東西，要喝水……大人們像都麻痺了，簡直不睬他們，依然在談話，鬧架；有的母親在嚷着：『你的遮陽傘，碰了我們孩子的頭。』

秦桓生一家和張七子母子在商量着：飲食這樣貴，等不到離開K市，身邊的現款，就會花光的。他們羨慕着零食生意這樣好，自己卻因爲搶得了這好位置，弄得不敢離開車頂一步，否則，他們也很可以去賺幾文啊……

還有，他們高高地坐在車頂上淸淸楚楚地望見這兒那兒有人在扔掉不能多帶的箱子，衣物，也儘有人在搶着，分着呢……他們也無法去檢點來。

「這成匹成匹的布都有啊！」張太婆惋惜地說。

秦大嫂注意懷裏的嬰兒，因爲吸不出奶水來，聲音哭啞了，於是動手拍他睡覺，一邊歎息說：

「可憐的兒！你怎麼不早不晚，偏這個時候跑了來！」

「好生意啊！」一位老人插入他們家庭會議中說：「那邊找挑夫，五千塊錢到n市，供伙食……」

兩個男子激動得再也耐不住了，決心下去找工作去。

「我的仔，我餓死也不能怪你！」六十歲的張伯婆抓着張七子的手膀，悲苦地說：「如今兵荒馬亂，你不跟我同走，我們什麼時候會面！」

秦大嫂也哭着……

「聽我說，」秦桓生勸兩個女人，「車子到了那邊，你們總莫離開車站，我們總會在車站找到你們的。將來n市，也不是安全地，再逃起來，沿途做生意，也得有錢起本。」

兩個男子，下車去了……

他們的空缺，馬上有人補了。阿桂的脚下，秦桓生那位置是補了個呻吟着的病人，他只是一個人，沒同伴，是別人把他弄上來的。

下午，天更熱了。

人叢中，車頂上，到處，母親們用綢傘，花傘，破傘，甚至破布給自己的孩子擋住陽光，哄他們睡覺，給他們打扇。

到處，人們罵着，吵着，呻吟着……孩子們哭着，嚷着，要吃，要喝……

下午兩點光景，秦桓生又找到車頂上來，給阿桂買來了涼薯，燒餅和烤紅薯，還給了妻子一點錢。也給張太婆帶來了吃的和錢，那是張七子托他帶來的。他說他和七子兩個都給人挑行李去n市，馬上就得走。好容易才說通了先支了點錢，張七子在那邊作抵押，他送錢來。

他們又仔細約好在n市車站相見……現在，兩個女人安心了點……

晚風驅走了烈日的餘威。約在九點鐘，列車直又開動了。

列車上下三層的人，在沉鬱的面容上，泛起了希望的笑，還有歡呼聲……

廣大的人羣，對着開走的列車，多麼羨慕啊！

秦大嫂下午吃飽了肚，開車時就有了奶水，嬰兒躺在母親懷裏吸飽了奶，受着涼風的吹拂，已經不哭了。媽媽用兩片乾的尿布蓋着他，他睡熟了。

阿桂本餓了一天，現在吃飽了喝够了，走得很慢的車子，輕輕地搖擺着他，就像睡在搖床上一樣，他開始打起盹來……

當車子開始走動的時候，媽媽叫阿桂用兩手緊緊地抱着媽媽的右手臂以免跌下……其實，

焉已經是過處，因爲正當阿娃的腳下，還坐着那個呻吟着的病人。

阿桂睡熟了，頭就靠在媽媽右肩下，兩手依然抱着媽媽的手膀，並沒有放鬆，媽媽是清楚地時時感到的……

媽媽不敢睡，她怕孩子不穩當，設力地睜着兩隻眼睛在辨別黑暗的原野。

車子在黑暗中緩慢地，牢穩地行進着。涼風撫慰着日天受陽光蹂躪得疲憊了的人們。各處，談話聲，漸漸地，少了，低了……

黑暗中，呵欠像傳染病似地，從這頭傳到了那頭……連那個呻吟的病人，也不呻吟了，怕是睡着了呢……

桑大嫂想起丈夫挑着人家的行李，在侍候那位先生，或太太……；更想起擺在K市三合街的她的家具，什物……那張竹床，是四塊錢買來的，如今要值兩百多了。還有好幾個大玻璃罐，也點糖果，擺在他們的雜貨攤子上，多好看啊！擱攤子的那幾塊板子，還很新呢，她本想把它們釘成個木箱子，也好裝上那些玻璃罐帶走的……沒辦法，生產過後，許多事沒來得及。

「你們的東西呢？沒丟得我們多吧！」她找張太婆訴訴心裏的煩苦，張太婆卻只用濃密的鼾聲回答了她。

躺在她懷裏睡熟了的嬰兒，不知爲什麼，又輕輕哭着，她拍着他，心頭隱隱作痛地想起這孩子可憐，出生不到半個月，就遇大難……到n市還只能在車站攤地鋪呢，連睡那張大竹床的命都沒有啊……

漸漸地加了速度的車子的擺動，有意催她入睡……

她彷彿覺得丈夫和她同在三合街收拾那些玻璃罐，竹床，板子，桌椅……忽然像是聽到了警報聲……

「啊！警報來了！阿桂呢？」她想着，就在這瞬間，車子猛然搖擺了一下，她驚醒了，知道那不是警報，是火車的汽笛聲……黑暗中她摸了摸阿桂，阿桂還好好地靠在她右手膀上睡着呢……她用左手拍着嬰兒，嬰兒含着她的奶頭，也睡熟了……

火車在行進着……

原野是一片漆黑……

丈夫又來了，丈夫好像說，把阿桂領去一同走路，還可把玻璃罐，竹床一同帶到n市去……一會兒，她的死了的妹妹——阿桂的姐姐——也來幫忙，抬竹床，搬玻璃罐，她自己在指揮着……她多歡喜啊：東西一點都不會丟掉，人也齊全了……

可惜，這時是黑夜，不然，我們可以看見桑大嫂的乾瘦的，污垢的臉上，現在泛起了充滿母愛的愉快的笑……

車子疾得用很快的速度在前進。阿桂抱着母親手膀的兩手，早已鬆了，身體開始往下滑，幸虧那個病人的全部背板頂住了他……

突然，行駛着的車子像和什麼東西使勁地相碰了一下，列車猛然往後一退，再拚命往兩旁震盪了幾下，又繼續前進了。

就在這個激動的第一秒鐘，阿桂隨着那個病人一同跌下去了……

「跌死人啦！」

病人旁邊坐着的那個婦人叫起來。

大概，別的車頂上也有人跌下去了罷，就在哄隆哄隆的行車聲中，也聽到列車的前前後後人們在擾動……

桑大嫂正和毛妹在商量，如何把木板釘成箱子……忽然，有人搖她的肩，並在她耳朵邊說：

「你兒子跌下去啦！」

她的意識還在夢的世界裏，但現實世界裏人們的驚叫聲，使她感到她是遭了什麼不幸，可並沒明白究竟是怎麼回事……

「啊！什麼！」猛然，她本能地撒開了兩手驚叫一聲……可是，就在這一撒手之間，安然躺在她懷裏的嬰兒，像滾落一樣又跌下去了……

車子依然還在哄隆哄隆地行進着。

「啊呀！」她的週圍發出駭人的驚叫……

她完全清醒了！她知道她遭了什麼樣的不幸了……她聽着兩個兒子墜下去的廣大的，無邊無際的黑暗的深淵，瘋狂地嚎叫起來，哭喊起來……

有人扯住她，有人勸她，她完全不懂得……

她的兒子算是完結了！是這樣殘酷地完結了！丈夫，人類，世界，對於她，通通不存在了……

一邊嚎哭着，突然，令人意想不到地，她以一種萬夫莫當的強力在車頂上站了起來，立刻，以一種令人不能相信的敏捷，縱身往車下一躍，她追隨她的兒子墜入廣大的，無邊無際的黑暗的深淵了……

車子若無其事地繼續行進着……

滿車頂的人，駭得狂叫，駭得顫慄……

一九四六，十二月十二夜桂林獨秀峯下

桂東婦女　　易琼作

斯大林文藝獎金得獎作品

愛

中篇連載

瓦希列夫斯卡作 戈寶權譯

她非常吃力地，移動着兩條已經麻木了的腿子，走下樓去。大衣的領子，怎樣都扣不上。套鞋也忘記穿了。

伏隆左夫跨着大步子，跟在她後面走下來。他值班的工作，剛好在這時候結束。

『你走了麼，瑪利亞』？他向她提出了這樣一個愚蠢的問題。而他明明看見她正在走出去。瑪利亞舉起模糊的眼睛看了他一眼。

『是的，我走啦……』

聲音是那樣低沈而又變了樣子。在她的眼睛下面，有一道黑圈，兩頰也深陷進去。她絲毫不動地站在那兒，就像轉不動門上的開關似的。

『我送你回家吧』。

她抗議道：

『回家嗎？不，不，只是不要回家……』

在進口的地方，停着一輛汽車。她想繞過這輛汽車，但是伏隆左夫小心地扶着她的手臂，把她帶到車門口。她就順從地跟着走過來。直到她坐進車子時，她才驚訝道：

『是輛汽車嗎？』

事實上，這一切都不能使她感到興趣。當她這樣開着的時候，她什麼都沒有想，只不過是機械地問一問而已。並且，這兒有輛汽車，在她覺得是非常自然的。否則的話，她一定沒有氣力走到電車面前去的。當她每天回家的時候，她總是走到電車站去，但是她今天不能。她企圖重新回想起來：『究竟有過什麼事，究竟發出了什麼事情』？

『這是院長的車子。到我那兒去吧，事實上是對的，這時候你不能就回家』。

『不能……不能……不能……』她還這樣重覆講着。『為什麼不能？哦，是的，有着這樣一種不可能的事情，有着這樣一種克制不了的事情……』

『格利夏死啦』，她突然說道。

伏隆左夫握住她的手。

『我知道的，瑪利亞』。

他把她扶出汽車。她驚訝了一會兒，他們現在到什麼地方去呢？這並不是她才走過的那個樓梯呀。她也沒有聽見他的回答。

鑰匙在鎖孔裏面發出了軋齒的聲音。走過門檻，就是房間。她在門口站住了，她不曉得她應該怎麼辦。

『躺下來吧，瑪利亞。你應該休息一會兒。現在我去弄茶，你先吃一點早餐』。

在一想到食物的時候，她就感覺到胸口有一陣突然的噁心。就好像一根鐵釘子擠在她腦殼裏一樣，這幾個字又重新不斷地敲打着她的頭顱：

『應該，應該，應該……』她應該什麼呢？是的，是的，應該完成她所不能避免的某種殘忍的義務。

她坐在一張長沙發上，緘默地死看着窗子。光裸的樹枝在風裏面搖擺着。一會那兒，一會這兒，一會那兒，一會這兒……。

『為什麼你不脫下你的外套？脫下來吧，這兒暖』。

她用無法理解的目光看着他。他走過來，從她身上脫下外套，再拿開去。

『你的兩隻腳完全濕透啦。這樣的天氣，怎麼能不穿套鞋呢？跑到汽車跟前，一共不過只有幾步路，兩腳就全弄濕了』。

她什麼都沒有聽，還是機械地看着窗子。他跪下來，脫掉她的鞋子，拉下潮濕的襪子。她突然情不自禁地就把頭緊貼着她的膝蓋。她機械地把手放在他的頭上。他蹲着身子，兩隻手擁抱着她。

『瑪利亞，瑪利亞……』

但這時候他才明白了，她既沒有看着他，也沒有聽他的話。瑪利亞用着死寂的眼睛看着窗子。他咬了一咬嘴唇就站起來了。他仔細地把她放在沙發上，還用毛毯把她蓋起來。她絲毫不動地，順從地，就像

一個大洋囝囝似地任他包裹起來。

電壺裏面的水沸騰起來了。他倒好茶，就拿着杯子坐在她旁邊。

『喝吧，你應該稍微喝一點水』。

他拿着一個小調羹，像喂孩子似的喂她喝茶。一陣暖流，流進她的身體，使她週身都溫暖了。她如饑如渴地喝着茶。

『你應該吃一點什麼』。

她突然倒下去，又感覺到胸口有一陣噁心。

『不，不，不！』

『不能這樣，瑪利亞，你應該吃點東西，睡一會兒，休息一會兒』。

『不……』

『不要再固執吧。應該活下去……凡是已經發出了的事情，永不會再重來……但無論怎樣總得生活下去……』

『總得麼？』她既不像是疑問又不像是驚訝地這樣說道。

接着，她看着窗子，就用一種木然的聲調歸道：

『格利夏死啦……』

『聽着瑪利亞，聽着：人總會死的，這是戰爭，這是戰爭呀……。你自己知道，並不只是你一個人……。他們留下了自己的妻子，兒女、愛人……。這是戰爭呀……。而我們……而我們那些留下來的人，就應該爲了他們也爲了自己生活下去，工作下去』。

『但格利夏死掉了啦』，她用着同樣的聲調在重覆着說。

『是的，瑪利亞，這就是勝利的代價……。你懂嗎，勝利的代價……。有格利夏，有其他的人……』

『而你却活着』，她突然高聲地明亮地說道，並且還惡意地笑起來。

這時候一陣紅潮流遍了他狹窄的面孔。

『但是瑪利亞，你曉得！』

是的，她淸淸楚楚地曉得的。這是一種沈重的心病。除此之外，他是一個醫生，一個專家，一個外科醫生，做他比別人做得更好的事情，並且在最需要他的地方工作。

不知道爲了什麼，這陣流滿了醫生面孔的紅潮，很使她高興。這時候，他的兩隻手也開始顫抖起來了。這正是她所需要的，她要痛苦地、非常公平地、並且還又非常惡劣地刺痛他，傷得他愈厲害愈好。

他臉色蒼白無光地、不愉快地坐在那兒。她心裏這樣想道：應該可憐可憐他，但她又非常高興，能看到這樣一位大科學家——維克多·尼古拉耶維奇醫生，初來的人都會在他前面發抖的，而現在竟會不愉快地坐在那兒。他像一個小孩子似地坐着，他那幾根像是黏在上唇上面的短髭鬚，也在可笑地發抖着。

突然間，剛才發出的事情，又像晴天霹靂擊中了她。那幾句可怕的話，她已經重覆講過好多遍，再也沒有什麼意思了。她現在又用嘴唇重覆着這幾句話，像用一種生疏的語言，在講着一個無法理解和毫無內容的公式。她坐着，全身開始戰抖起來。深深的失望擴大了她的瞳孔，她的兩隻眼睛差不多完全變成黑色的了。她搖着手指。

『格利夏死掉啦！』

伏隆左夫向她撲過去。她戰慄着，搖動着，用嘴唇吸着空氣。一陣吸泣的聲音從她內心的深處傳出來，撕開她的身體，最後終於變成了一陣可怕的，響亮的和止不住的大哭。

他坐在旁邊，小心地擁抱着她。瑪利亞就像一個孩子似地，把頭伏在他的肩頭上。他緊抱住她，像要把她從一切危害、從整個世界、從殘酷的命運中拯救出來，保衛着她和防護着她。這時候，她對於這樣一個受了損害、被遺棄了的、無家可歸的，和除掉他之外，在世上就再沒有一個親人的姊妹，除掉無邊的溫存；無邊的憐憫和親手足的愛之外，他什麼都感覺不到。他僅可能地舉起她戰慄的身體，並且想揩掉她不斷湧出來的眼淚。

大哭又轉而變成了啜泣，變成了孩子的飲泣。他站起來，給了她一點藥粉。她拒決地搖着頭，但還是喝下去了。牙齒還碰着玻璃杯的邊子。

『現在你可以睡一會兒了』，他說道，用自己的毛毯蓋着她的身體，還在她的頭下面放了一個枕頭。濕的睫毛覆蓋在她的面頰上。他坐在旁邊，撫着她的手，看着她睡着，還不多時又因爲無助的啜泣在戰抖着。兩頰都被眼淚流濕了，鬢角上閃光的和明亮的頭髮，也被眼淚弄濕了。突然間，他渴望用嘴唇吻一吻她的鬢髮，但他嘆息了一口氣就把身子轉過去了。

伏隆左夫站起來走到窗口。外面正降着刺人的細雨。在院子裏，有許多人在卡車周圍來回着。有一個肩膊寬的人，一下子就把布袋拋到自己肩頭上去，這時候伏隆左夫看見一個開朗的微笑，照光他被太陽曬黑了的面孔。一個小孩子想跳過水塘，但是沒有跳過，破了的皮鞋濺起一大堆的水來。揹着袋子的那個人笑起來了，甚至從遙遠的地方，伏隆左夫還可以看見他的牙齒射出來的那陣迷人的光輝。

（本節完，全書未完）

「結婚進行曲」再檢討

海尼

當我看了「結婚進行曲」在辣斐演出之後，我曾經馬上動手寫過一篇短評發表「婦友」上，說出我對於黃英的同情，而對於今天存在於社會中類於黃英所遭遇到的，那些慘寄劇一般的事實，表示了無窮的痰恨。這裏，經過更冷靜思考，我寫了這一篇對於該劇本身的再檢討。

我看了「結婚進行曲」之後，我的意見是，這本戲在導演和演出上是成功的。無疑地，這要歸功於導演對於寫劇者的感覺和認識有了全部了解，而且能够把這些感覺和認識在演員的動作上，和諧地，完整地表達出來，再加上每一位演員能够在每一剎那間，用動作，用語言，依照劇作者的感覺和認識，依照導演的部署和組織，波動有致地，傳達進觀衆的眼前。幾乎是每一位演員都表現出他們的眞實「功夫」，每一場合每一剎那都顯出他們的勝任愉快。

有了這樣的好導演，和這樣的好演員，再加上劇本的技巧上的良好，和作者對於結婚這一個問題，所感覺到和認識到的，的確觸到一大部人們的實生活的內容，因而引起觀衆的喜悅，也引起觀衆的憎惡觀衆該是從大笑中不自己的觸到悲哀。

假如要我再忠實一點來批評下去，那我只能在劇本上提我的意見了：

第一，我要說，作者對於結婚這一個問題的感覺和認識，雖然很眞切很深入，然而當作者把他的認識和感覺，作成一個故事來表現出來時，因故事的組織上的不够周到，像一副雖然某種個體畫得非常細密而整體的配合不很妥貼，甚至不免殘缺的圖畫，結果所趨，卽使作者主觀上把一個問題認識得很清楚，但他所啓示給別人的，就往往免不了歪曲和模糊。一幅好的畫總是引起欣賞者神往於這一幅畫的深邃的背景和它的氛圍，同樣，一件好的文藝作品，總常常把讀者引到故楚楚，不管一個怎樣平凡，或者怎樣不凡的故事，總有它處在一段歷史或一個社會裏的本來的，而且是客觀的適當地位。這，在我了解範圍內，便是現實主義文藝創作的特徵所在；也就是文學上現實主義不同於舊時寫實主義的相異之點。

根據這種見解，我一方面雖然感覺到，而且承認像「結婚進行曲」裏面所描寫的事實，都是逼眞的——頂慶住房子的壓迫，婦女找職業困難，年青婦女所受到有如方科長，周經理等等一類人的侮辱，婦女職業花瓶化，高物價下的生活壓迫，公務員所得分配的不公平等等——在「結婚進行曲」裏，逼眞地描寫出，是這樣一些惡劣的環境條件，逼使一位志高眼闊天眞活潑的黃英小姐，愈活下去愈失望，愈掙扎愈陷入悲境，愈企圖擺脫而羈絆大的「幸福」前途不過像「方太太」的那樣一位可憐的影子。可是問題便在此。雖然今天的社會裏有着像「結婚進行曲」所寫的這樣的事實，但是和這些事實並存着的，已經有着一些相反的事實和相反的社會力量在運動，在生長，或者更嚴格地說，好的事實，好的條件，和壞的事實，壞的條件，正在進行着激烈衝突。壞環境和壞勢力，固然無往而不發生他的壞作用，但它已經不可能是支配人們生活的決定力量。這樣的環境，必然會訓致人們懂得如何去運用生活的技巧，如何去反抗，如何去爭取生活上的主動自由，如何去克服物質上的困難，如何去達到自己的勝利和快樂。反過來說，只要它自己懂得生活，他就會從惡劣環境中鬥出去，他就必然會偏到光明，必然地避免了幻滅之感，必然地得到生命。今天正是這樣的一個時代，雖然惡的東西彌漫人間，然而只要你走得對，做得對，你便不會永遠在魔掌中。再把這種見解來看「結婚進行曲」，假如黃英不是那末天眞，那末不知天高地厚，那末地只會自己夢想而看不見社會，那末地，「眼高手低」，那末，黃英又何至那樣地一無出

信箱

編輯先生：

我是一個新的讀者，我很喜歡貴刊。

現在我有一個問題，請求先生解答；

我是一個初中學生，本班同學五十餘人，其中女生佔三分之一。同學年齡大的約十六七歲，小的不過十三四歲。全班同學除極少數之外，多數男女同學間感情不能和協，時常爲了一些細小的事故針鋒相對的衝突起來。每次開級會或生活檢討會時，只要一觸到男女生間有關的問題時，沉寂的會場立刻爭執得天翻地覆。選舉級長、級會幹事或級代表時，如果有一個女同學提了男同學的姓名或男同學提到女同學的姓名，大家就立即鬨笑起來。如果有一個男同學和幾個女同學在一起研究學問，那個男同學也就會被其餘的男同學取笑。於是簡直使我們怕和男同學接近，而那些願意共同研究的男同學也就遠避我們了。譬如這次助學運動，竟有男同學這樣提議：「男生捐到的救濟男生，如果救濟女生的話，我就不去捐募。」我眞不明白男女生間爲什麼要如此對立。

我也會請教過幾個比較好講話的男同學，據他們說一方面是有的男教師對男女生的態度不公平：男生犯了校規要受處罰，對女生卻是喜皮笑臉的很客氣；另方面是有一二個女生的態度不自重，以致引起了一部分男生的輕視。　先生，這些是否造成我們隔閡的主要原因？並且怎樣才能使我們男女同學間融洽起來？請您指教。　敬祝

編安！

××中學學生張潤上　一月十七日

張潤女士：

你說的那種情形，在現在恐怕很普遍，因爲我們也常聽到從事教育工作的朋友談起這問題。但這種情形實在很不好，非但不能得到男女同校的益處，反而造成種種無謂的意氣鬥爭，以致妨障同學間相互切磋的純潔友愛的建立。這確實是一個值得注意的教育問題，學校當局和教師們當然應當首先留意，男女同學也應該自己批評，努力克服這種現象。

如來信所說，這種現象還反映了社會上的封建意識，好像天眞純潔的青年，都已經用不乾淨的眼光來看男女學生的接近了；因爲舊社會的那種卑污思想現在還顯然很濃厚地殘留着，不幸也爲青年學生所感染。但這是應該克服的，也能夠克服的。只要大家知道男女學生爲了求學，做事，相互尊重，和協友愛，是必要的。並且純潔的，而相互輕視，隔閡，取笑，說閒話等等，倒是卑劣的，那大家就一定能夠改正態度了。

其次，來信說，有的男教師對男女生的態度不公平，也的確要引起男同學對女同學的不正當的看法。這責任，是這類教師要負的。我們希望教師不可用特別態度對女生，以免刺激起未成年的男女青年之不正當的反應。當然，這也不是說男教師就應當對女生更嚴厲些或更疏遠些。

再其次，你說女同學間也有一二個態度不自重的，這是更應該自己批評了。學校是青年學習的地方，除學科外也要學成活潑有生氣的健全獨立的人格，但輕佻是不好的習性，應當革除。我們看見上海中學女學生中也有燙頭髮以至塗脂抹粉的，實在使人感慨。

謹此答復，卽祝

學安！

編者　一月十八日

少的黃英，像她一樣的幻滅，一樣的孤寂，一樣地陷於精神物質的兩重絕望，可是「結婚進行曲」缺少了應有的氛圍和應有的背景，似乎是作者故意把這一個故事和現實孤立起來；結果它所啓示給觀眾的，不是黃英缺少今天兒女們應該懂得的生活藝術，倒好像是今天的惡環境下，聰明善良的兒女們，除了黃英的命運之外，幾乎別無出路了。忠實地來描寫一位黃英，當然也是好的。但是若把現實主義來衡量的話，則不能不感覺到它缺之了一些背景，它把故事組織得不很夠，它不會讓觀眾把黃英的故事在整個時代中的位置看得分明。今天的女孩子們已經很可能不陷入黃英的命運，但戲劇裏免不了要致人認爲黃英倒是今天女孩子們的命運的象徵。

第二，我要說，這一本戲在形式上也有一點問題。形式總是和內容相關的，可能是一本戲，在內容上不很夠現實，影響到形式上，就發生了一個裂痕。第一幕到第三幕是單獨的一本戲，在這三幕裏，尤其說是寫黃英的受壓迫，無寧說是對於社會醜惡的嘲弄。假如說是這樣，這自第一幕到第三幕的一本嘲弄醜惡的戲，倒是一本完整的喜劇，寫得相當的成功。因爲寫得成功，再加上導演的好，和演員的好，演出時它盡了喜劇的任務！觀眾是多麼笑得高興，又多麼感激作者對於醜惡的無情，這時作者緊緊握住了人們的心，他和人們融成一片。一直到第四幕以後，才強調到黃英的悲哀，前此三幕中作者對於醜惡那種嘲弄的豪情收斂起來了，醜惡的威力把讀者和觀眾的傲岸的歡笑，蓋上了一層幕，使他們隱隱感覺到醜惡力量的可怕，於是喜劇的成形一點也沒有了，因於兩種不同的情調，連貫於同一個劇本中，就影響到形式上的不統一，形式上的不統一，倒還其次，主要的缺陷是影響到全劇的意識上的裂痕——即，前三幕是作者對於醜惡的嘲弄，而後二幕，則變成對於醜惡的讚歎，這無疑是整個劇本的創痕，因此我對於這一點覺得值得再商討。

怎樣控訴已犯重婚的丈夫



編者先生：

上月承友人介紹訂讀貴刊，本月按時寄到，抱着欣慰熱烈的心情，一氣讀完了它，還才真正領略到了它的價値，尤其立論公正和對社會黑暗的針對指責，尤所贊佩。由於它給予我極佳的印象，使我覺得它實在是對我們婦女負責任，是値得我們信賴的。所以我提出了一個切身問題，來請編者予我公開解答，問題的發生經過情形是這樣的：

我是一個年及半百曾受過師範教育的婦女，有着一個剛在滬中學畢業的兒子。在三十年前仿舊式的與比我小三歲的男子結婚，婚後感情尙佳。那時他正在都市中求學而我也在家鄉執敎；直至他由美留學歸來。在此數年中生活雖不美滿，但究竟做過將來團聚共謀幸福的好夢，孰知美夢自古即難全，由於他鍍金歸來，使我憧憬着的美滿遠景，也就跟着煙消雲滅。民二十四年他歸來後，即在上海任職，我因環境關係（農村的大家庭制度），未能跟蹤而往，再說他對我態度大變，亦不允許我去。迨次年初對方即提議離婚，條件尙未商妥，彼即於當年重婚。此後遂斷絕商洽而未起訴。迄七七事變，因環境關係，一北一南，音信不便遂作懸案。在此抗戰八年期中堅苦自持，更由於多方幫助，終於使我惟一的兒子，獲得滬中畢業的機會。隨着勝利的呼[illegible]，[illegible]奉命至上海接收，我即去信要求復商[illegible]以維持家庭關係爲主旨），但迄今已歷時一[illegible]，若無結果，而我已飽受風霜，[illegible]

希費心解答。

（一）現在控訴他重婚罪，有沒有效力？像我們這樣情節的婚姻問題，控訴他，是否有年代限制？

（二）控訴程序如何？

（三）我必須請律師嗎？並且訴訟費的名目爲何？統共須用多少錢？

（四）在和解途徑中我已允其有不同居之自由（未承認其婚姻自由）但他對極易負担之生活費不予同意。故而此一問題拖延未決。至和解爲不可能亦不控訴時，吾當何所適從？

東紋謹上

另錄上我最近函中給對方提出的——雙方信守條文——，在這裏我已擺出來一切主觀而祇憑客觀條件，凡付以重大犧牲（如放棄同居權利等），這條文的一切已是我[illegible]的最低限度，至希你以服務社會，[illegible]解紛的偉大宗旨，不嫌麻煩地看上一遍，並求你依事態變化經過來觀察每一條是否恰當，或有主觀的地方？

東紋女士：

（一）重婚罪根據刑法第二百三十七條規定：「有配偶而重爲婚姻或同時與二人以上結婚者，處以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又根據同法第八十條規定追訴權因法定期間內不行使而消滅，重婚罪的追訴權的時效爲十年。

（二）訴訟的程序很簡單，祇須向被告居住地管轄法院進行訴訟即可，惟尊案似已逾十年，則追訴時效已告消滅。

（三）如果你自己有能力辦這件事，也不一定請律師，重婚屬於刑事案件，另附帶民訴不必繳納訟費。

（四）能夠請出親友和解最好 此祝

健康！

律師顧學章

醫藥問答

敬復者：本月十三日來函敬悉……承詢讀者提出之醫藥問題二則茲經主治醫師一一解答抄奉如后即希

查照爲荷此致

現代婦女社

公濟醫院啓

編輯先生：我有一個很感痛苦的問題向您請教，並請賜覆。

四年前我生產一小孩，不幸產後七日嬰兒因抽筋夭殤，當時悲痛萬分。二月後月經來潮，正當這時因家庭事故，一氣後月經停閉，腹左部感到酸痛很烈，直達膝蓋，臥病一月餘才起床，之後兩年中，每當月經來時，就從左腹部不舒適，好像有一神經突起，手指可以摸到。近二年來已漸好，但最近又發現左腹部酸痛。又在這四年中亦未懷過孕，不知何故？應如何醫治？專此，敬祝

大安！

讀者李紫琴上 一月十五日

一、答李紫琴女士

想係子宮及輸卵管發炎，最好請婦科醫師檢查一次。

編輯先生：

我有一個五歲小孩，每晚睡後口中流出淡紅血色口涎，很是討厭，不知道是否病態，對小孩健康有影響否？敬請賜覆。

並祝

日綏！

陸一非謹上 一月廿九日

二、答陸一非女士

據你所述似係齒槽膿漏病，但須檢查口腔始能確。定如係此症，則對消化腸胃健康可能發生[illegible]，[illegible]醫院門診治療爲妥。